《碧岩录》讲座

元音老人著
连载于《禅》刊 1992 年第 1 至 4 期

序说
第一则 圣谛第一义
第二则 赵州至道无难
第三则 日面佛月面佛
第四则 德山挟复问答
第七十五则 乌臼消得恁么
第七十六则 丹霞问僧具眼

序说

今天我开始讲《碧岩录》的公案，这是禅宗的语录，或许有人要问：我们修的是心中心密法，不是禅宗，为什么要讲宗门公案？ 因为心中心密法是与禅宗同一鼻孔出气的，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禅宗之禅，不是禅定的禅。禅定分为四禅八定，是渐次法；而禅宗是达摩祖师所传，叫祖师禅，是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的圆顿法门，不是一步步走的渐次法。我们所修的心中心密法，也同样是直接打开本来，彻见本性的。不是转弯抹角地从观想或观相成就，再破相见性的有相密。所以它是‘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’的，是以密法来证禅宗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 因为禅宗只接上根人，中下根人就难以接受。最初的禅宗根本没有什么参话头，都是当下直指见性成佛的，不用参一则固定的话头。譬如‘念佛是谁？ ’‘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？ ’‘这个拖死尸的是谁？ ’‘如何是诸佛生处？东山水上行。’等等的话头。只就来问者语脉上下搭，指他个入处，令他当下自荐就是了。比如学人来参祖师，学人问：‘如何是佛？ ’祖师直指道：‘即心是佛！ ’‘清谈对面，非佛而谁？ ’或者说：‘我对你说恐你不信！ ’学人说：‘师父说真话，学人焉敢不信！ ’师父说：‘即汝便是！ ’提问的学人一听就开悟承当了。更有的师父就问‘如何是佛’时，喝他一声名字，等他答应后便直示道：‘即此便是，余无他物！ ’问者即于言下悟去。请看，这是多么便捷痛快！ 早期的禅宗都是这样直指见性成佛的。

又比如六祖得衣钵离开黄梅之后，有很多人要追赶抢夺。有一个叫惠明的，未出家前是个将军，有武功，跑得比别人快，他第一个追上六祖。这时六祖想：‘我这衣钵是表法信的——

就是表示得了心法的物证，哪可用武力抢呢？ ’于是六祖把衣钵摆在大石上，自己隐在草莽中，看你怎么处理。惠明追到，见衣钵放在石上，心想：‘这下衣钵随手可得，祖师的宝座归我们了。’哪知用手一拿，却拿不动。为什么拿不动呢？ 关于这点众说纷纭。有人说，衣钵是传法的信物，惠明没有得法，护法神不许，所以拿不动。又有人说，不是这样，惠明也知道衣钵是传法的，不能用武力抢，自己还没有得法，纵然用武力抢来了，不过虚有其表，而且是恶行，内心有愧，就再也拿不动了。说法虽有不同，但归根结底‘法信’是不可用武力抢夺的。所以惠明悔悟说：‘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’于是六祖大师出来对惠明说：你为法来，我为你说法，不思善、不思恶——就是你好的也不想，坏的也不想。我们的思想都不过在善、恶、美、丑这二方面转，离开这二方面妄念就不行了。所以六祖说：你好的既不想，坏的也不要想。就是叫他不要动念头。这样，惠明良久——心念一动也不动了——正在这个关健时刻，六祖指示他道：‘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！ ’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一念不生时，那了了分明的灵知是什么？ 不是你本来面目又是什么？ 这一点，大家当下可试验。一念不生时，就是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时，是不是像木头石头一样没知觉？ 显然不是。一念不生时，心是了了分明的。比如大家在这房间里面，一念不生，心无所住，样样东西都在各人视线之内，清清楚楚如镜照物，了无分别。假如心有所住呢？ 这是什么？ 是伞啊！ 更进而想是尼龙伞还是自动伞？ 心念一起，有所住著，只见此物，别的东西就不见了。当心无所住，空空荡荡，一切都看见，而一切又似乎没看见的时候，这像镜子一样朗照无住的是谁？ 用功人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回光一鉴，猛著精彩，就豁开正眼了。所以六祖指示惠明：你在一念不生，而了了分明时那朗照无住的是谁？ 这就等于告诉他，那了无分别的神光就是你本来面目啊！ 因为此时除此之外，无有别物，所以惠明当下悟去。禅宗就这样直截了当。在各大宗派中，禅宗独称宗下，以其快捷简便非余宗所能企及。

但是后来人因各人的知见不同，对六祖大师指示‘那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’的‘那个’二字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生出不同的见解。有的说‘那个’是问话，是问惠明，当一念不生时哪一个是你本来面目，相当英文的‘what’；有的说‘那个’是直指，是直接指示惠明，那个一念不生时的神光，就是你本来面目，相当英文的‘that’。在禅宗里有很多人为这两个字打‘笔墨官司’，各说各有理，互不相让。其实不用打官司。如果在六祖直接指示下，你即豁开正眼明白这一念不生而又了了分明的就是我本来面目，因为这时除了我本性外别无他物！ 自肯承当，不再生疑，就是直指了。反过来，你不知道，糊里糊涂地问：‘咳，这一念不生的是哪一个啊？ ’更或在这里猜疑这个本来面目总该有一个面目啊！ 这一念不

生时，虽了了分明，但是没东西呀，这如何是呢？ 总得有玄妙奇特才对呀，不是说法性身是功德无量、妙用无边、神通广大么？ 我现在怎么一点神通也没有啊？ 这恐怕不是吧？ 那么‘哪一个是我本来面目呢？ ’这么一来就变成问话了。

其实，我们的佛性，是神妙无比、具足万能、功德无量的。但是你现在刚刚见到本性的时候，不过是等于刚刚离开娘胎落地的婴儿。这时他能起作用吗？ 能吃饭穿衣吗？ 能做事吗？ 显然一样都不能！ 所以刚见性的人只不过是素法身，没有玄妙奇特，要等待婴儿长大——就是要经过一段韬光养晦、保护长养的时间，把旧时习气都消光，长成大人之后，才能起妙用，才能显发神通。所以修道要知先后，不是一悟便休的。最初要认识它，继而保任它，而后方能渐渐圆满成就。

我们现在讲这本《碧岩录》，目的就是要修心中心法的人先行打开本来，于见到自性后，要进一步保护它，使其长养壮大，不能够得少为足。不要认为：我已经打开了，见道了就好了。那还差得很远，只不过才到法身边，自救不了，还要由见道位，经修道位，到证道位，历过这三个阶段；才能圆满成就。比如曹洞宗，它讲五位君臣，也讲这三个阶段。临济宗讲三玄三要，也是讲这三个阶段；乃至沩仰宗，讲九十六个圆相，也不离这三个阶段。因为没有天生释迦——试看释迦佛的历史，他也是多生历劫修行成道而不是一悟即成的。因而我们见道之后，于肯定不疑之外，还要绵密保护，使它长养壮大，不能一悟便休。所以讲《碧岩录》是借鉴古人用功的方法和经历，敦促大家进一步用功。

为什么叫《碧岩录》呢？ 宋代有一位圜悟勤禅师，是禅宗的大手笔宗师，住在宜州（今湖南） 的贾山上，山上有一块方丈大小的石头，叫碧岩石，他的丈室就以碧岩为名。夏季给学生讲禅宗公案，策励学人用功精进，学生记录下来 ，结集成书就叫《碧岩录》。

圜悟勤禅师是根据雪窦祖师的一百则公案《颂古》讲的。《颂古》是颂古人悟道的因缘、证悟的境界和问答言句中的幽微奥义，并于公案中结角淆讹处，在节骨眼上点示学人；更或别出手眼，从另一角度颂自己的心得，补前人的不足。公案乃从上佛祖之垂示，宗门正令，以判迷悟邪正者，有如公府之案牍律令（ 即今法院据以判案之法律） ，拿来以判是非曲直，至尊至严而不可犯。本来至理绝言，惟对迷者，事不获已，才假言说以显道。复次，诸祖问答机缘，也只为判断迷悟生死。后人乃将这些垂示机缘唤作公案，用以对照自己的功夫。像照镜子一样，看看自己的修证功夫是不是相当？ 是不是和古人一致？ 功夫如有出入，即从中吸取养分以修证；未臻究竟者，

经印证后，藉以开发般若，上上升进。雪窦禅师把从上诸祖悟道因缘的一百则公案拿来歌颂一番，像我们作诗歌一样，把这些公案里面的结角淆讹与玄奥之处宣示出来，俾后人容易从中吸取养分豁开正眼，亲证本来。但是颂出来后，意义仍很深奥，很幽隐，一般人还不容易懂。所以圜悟勤禅师再来烘云托月，旁敲侧击地评唱一番。他分三个层次来阐述：前面是垂示，就是在每一个公案之前他要讲一些与这公案有关的要紧话；其次把公案举出来，加以评论分析一下，把深奥之处分疏宣唱出来；最后再就雪窦禅师的颂古进行评唱一番。让后人明白无误地深切了解其中奥义，藉以不懈用功，深入堂奥。所以古来称为宗门第一书。

今天我给大家讲这本《碧岩录》，帮助大家用功，藉禅宗的开示，助心密同仁直证心源。心中心密法是无相密，是直下见性的，它不和黄教、红教的有相密相同，而和禅宗倒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所以人皆称为禅密。有相密先要住相修习，等相修成功后，再把相化空，才能见性，比我们多跨了一道门槛。所以无相密不和有相密共。我们心密的修法虽和禅宗有些不同，但它讲的佛法大意与所证境界完全和禅宗一模一样。修到最后，咒也不要念，观也不要观，什么也不要做，就是这么宽宽坦坦、现现成成，一种平怀，泯然自尽，寒来穿衣、饥来吃饭而已。这功夫既平常而又很深。有人要问：‘穿衣吃饭就是，谁不会穿衣？ 谁不会吃饭？ 那么人人是佛吗？ ’我不禁向他笑道：不仅人人都是佛，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可惜大家不知道，不认识，只在声、色里打滚。穿衣时，不好好穿衣，在那里挑、拣，什么式样好，什么料子好，什么是新潮，什么是过时；吃饭呢？ 也不好好吃饭，也在这里挑精拣肥，什么菜好吃，什么菜不好吃。吃荤的还嫌死的不鲜，活的才鲜，就是这么造业受报。将一尊大好的天真佛，埋葬在六道轮回里，岂不可惜！ 假如我们心空无住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，任运随缘，无拘无束，既不住空，也不著有，那就证入无为大道了。所以庞居士的女儿庞灵照说：‘饥来吃饭困来眠。’这是真正到家人语。在这之前，她父母各颂了一首偈子。庞居士先颂说：‘难、难、难，十担麻油树上摊。’意思说，学佛修道很难很难，就像将麻油往树上摊，摊得上去吗？ 才摊上去油就流下来了。为什么难呢？ 因为修道人历劫多生著相惯了，碰到什么东西，他的心就粘上去了，碰到好的境界他就哈哈大笑，碰到逆的境界，他就很忧烦苦恼。其实境界都是假的，都是莫须有，都是空的，世人都不知道，认为是真实的，追求执著不放。犹如穿著棉絮在荆棘林中走路一样，东一碰扎上去了，西一碰也扎上去了。所以说学道是‘难、难、难’，难得很啊！ 其实难吗？ 不难，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不是把凡夫变成佛。你只要不迷于假的外境，心常凛觉，意常无守，你就成佛了！ 所以六祖说：‘前念迷是凡夫，后念觉就是佛。’很

快，很快！ 故此庞婆说：‘易、易、易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！ ’意思说学佛修道没有难处，容易得很。‘百草’表示一切事物，在一切事物的‘头上’，意思即离开一切事物。即物而离物时还有什么东西呢？ 心空无住是西来大意啊！ 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：‘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’你们不要著在相上，离开相见，事事物物就是大道，有什么难的？ 所以我们学佛成道不难，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！ 只要你放下，不著相，这了了分明的一念清净灵光不是佛是什么？ 所以这佛性不在别处，就在诸位面前放光啊！ 但是，庞居士与庞婆两个人一个说难，一个说易，还有所住，未曾究竟。因为我们的真智是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的。说难不对，说易也不对。所以他们的女儿庞灵照说：‘也不难，也不易，饥来吃饭困来眠！ ’就是扫去这难易之迹，归于无住。你肚子饿了吃饭，困来睡觉就是了。放任自在，安然受用，才是天真佛啊！ 有的人说成道了，就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了，如果你还吃饭睡觉，大概你还没成道。其实错误了。只要我们吃饭时不作吃饭想——终日吃饭没有咬著一粒米；睡觉时不作睡觉想，尽管睡得呼呼响，还是了了分明，不是幻梦颠倒就是了。这事只有自己知道，所以说‘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’，‘有道无道，自己知道’。而不是常坐不睡才成道。六祖说得很好：‘生来坐不卧，死时卧不坐。’你生的时侯坐著不睡，你死的时侯就倒在那里不能坐了。‘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过？ ’一具臭皮囊有什么功，有什么过呢？ 假如立功过的话，功过在心而不在身。泯绝功过，处处自在才是佛，处处拘谨了，著相了，那你自讨苦吃，不是佛！ 所以成佛要成活佛，要能起妙用，得真实受用。不是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就能成道的，坐在黑山背后是不能成道的。

我今天讲这些公案就是帮助大家，用古人的用功过程和悟道因缘来对照一下，反证自己的功力，从中找出差距，吸取经验教训，用以提高自己，由法身边而向上，进而圆证菩提。所以对我们帮助很大。现在我来讲第一则公案，题目叫《圣谛第一义》。

第一则 圣谛第一义

佛教中有‘真谛’、‘俗谛’的义理，‘谛’就是真理的意思。真谛明空，俗谛明有，真俗不二是圣谛第一义。这是教家穷玄极妙处。教家在精研教理时，把教分为五类。一是小乘，二是大乘。大乘又分始、终、顿、圆四教，合共五教。小乘为有义，有法可修，有道可成，有涅 可证；大乘始教，从有入空，为大乘渐次教之开始，明一切皆空，但未显一切众生悉具佛性之义；大乘终教为渐次教之终了，说真如缘起之理，倡一切皆成佛者，明非空非有之义；大乘顿教，以顿彻理性，当下明心为教，乃即空即有义；大乘圆教俱赅一切，圆融具德，乃

非空而非有，非有而非空义，即‘说有之时，纤毫不立，说空之时，周遍法界’也。教家持论教义，先讲真谛、俗谛，就是先明空、有之义。最后才讲第一义谛，那是最高的——空亦不可得，有亦不可得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的上乘义理。因此是教家最高原则。这是公案中梁武帝问达摩大师的问话，集结者就拿它作为本公案的题目。

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第一个就是去看梁武帝。梁武帝是我们中国信佛的第一个皇帝，他是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（ 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丞相） ，名字叫萧衍，他度很多人出家为僧，建塔、造寺、塑像装金，自己还披袈裟上座讲《放光般若经》，人称佛心天子。所以达摩第一个去看他。但梁武帝不是上上根器的人，而禅宗只接上上根人，中下根人就难以接受，因为它全凭自己极强的智慧打开本性，根器较差就难于语下开悟。

帝问：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 摩曰：廓然无圣！

梁武帝一见达摩，就把这教下最玄妙的极则问题提出来问：圣谛第一义是怎么一回事？ 考考达摩，看看这位圣僧答得对不对。哪知这天下衲僧跳不出凡、圣、真、俗的圈缋，到大宗师手里，轻轻一捏，便粉碎无余。达摩应声答道：‘廓然无圣！ ’我们如在这句话下荐得，便归家稳坐，饥来吃饭，倦来打眠，自在受用，不用在这里分是分非，说长道短了。其或未然，请听葛藤。‘廓然’，乃像虚空一样辽阔，广大无边，清虚灵明，不动不摇也。这是暗示我们的心性犹如虚空一样，辽阔虚明，清空廓彻。‘无圣’，这里面既像虚空一样的灵明廓彻，一样也没有，当然没有圣，也没有凡了。但须注意，虽然一切没有，这知道没有的是谁？ 达摩大师把这无法形容、比拟的妙明真心巧妙地和盘托出给梁武帝看。可惜俏媚眼做给瞎子看。武帝只知持论教义，说凡道圣而不明心性。不知道这说无的是谁，道有的又是谁，而当面错过。禅师家犹如善舞太阿剑的能手，轻轻一挥，就把你心中的凡圣、真俗等等葛藤，齐根斩断，直下指点你见性。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迷于声色而不识，果能一切放下，不随声色物相迁流，这妙明真心犹如辽阔的太虚空一样，哪里有圣有凡？ 就在这一切无有，根尘脱落时，回光一瞥，猛著精彩，即见本来！ 诸位，参禅已打开本来的人知道，当修法修到相当时刻，忽然卒地折、爆地断，打开本来时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一齐消殒无余，哪里有圣人——佛、菩萨？ 又哪里有凡夫——张三李四？ 虽然一切没有，但非同木石，而了了分明。这知道没有的是谁？就是达摩祖师当时指点梁武帝见道的‘廓然无圣’的妙明真心啊！ 假如我们著相，心中存有圣凡见，就不能见道，要离相离见才能入道。但禅师不能像我们这样滔滔不绝地打葛藤，他只在节骨眼上点示你一句，你如能当下醒悟承当就是了。如点

你还是不知道，那非但辜负了师家，也辜负了自己。殊不知，我们的本性廓然无物，一样东西都没有的。虽然无有一物，但了了分明，非同木石，这就是妙明真心。我们修法，千万别著相，不要以为有什么可得，假如要什么东西——要神奇、玄妙、神通等等——那就大错特错了！ 尤其初见性的人是素法身。素者是无花色之谓，是没有什么玄妙奇特的。千万不要以为没有神通发现而不认法身，错过见性的良机。正当打开时，是无所见，无所闻，无所住，一物都没有的历历孤明！ 这是最要紧的千钧一发时机！ 学者如不瞥地，错过这段光景，那就白费功夫了！ 所以我们说，尽管你前后际断——就是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的真空刹那——也不一定见性，为什么？ 当这时如果你不认识，错过了这段光景，岂不前功尽弃？ 如果在这时候一把抓住它……嗳！ 你们要问抓什么东西？ 用手拿住它吗？不是的，这里没有手，也没有东西，抓个什么？ 这个抓是当这瞥然即逝的千钧一发时机，灵光一瞥而神会醒悟的意思。这在宗下，叫‘ ’的一声，转过身来，觌体承当，就是认识本性开悟了。千万别以为有一个东西，被擒住了，抓住了，那就错会了。

所以，达摩祖师说‘廓然无圣’，是要梁武帝跳出有、无、凡、圣的窠臼而当下见性。而梁武帝呢？ 是著相的人呀，你说廓然无圣，连圣也没有岂不落空？ 可人家说你是圣人呀！你怎么说圣人也没有呢？

于是帝继问曰：对朕者谁？ 摩曰：不识。

梁武帝在有‘圣’上著眼，而忽略了最重要的‘廓然”二字“所以接下就问：‘对朕者谁？ ’以为这下子抓住了要害，你说‘无圣’，那么，站在对面的是谁？ 人家说你是圣人，若无圣，你又是谁呢？ 看你怎么抵对！

这句话有两重意义，一者站在我对面的是谁，二者和我对话的是谁？ 梁武帝的本意只是第一重，站在我对面的是谁？但在宗下就不这样，而是取第二重，问这能对话的是谁？ 就像我们现在参禅问：念佛是谁？ 拖死尸的是谁？ 讲话是谁？听话又是谁？ 这个‘谁’就有分量，像是问话，却是直接指示你见性。这句话不这么好答，不是见性人，就不免眼目定动，手足无措，不知落处。但是达摩祖师是大宗师，他明知你是第一重问义，死马权作活马医，强作第二重问义答道：‘不识。’达摩祖师这句答话真疑杀天下人，你是悟道宗师，怎么说不识？是真不认识？ 还是假不认识？ 不是！ 不是！ 在认识不认识上著眼都不是。有一位禅师说得好：缺齿胡僧拿泥弹子到震旦斗宝，被梁武帝‘是谁’这骊珠宝光一照，逼得他退避三舍，慌说：‘不识。’这‘不识’二字，如棉里针，一捏就刺手。

从表面看，似乎是不认识，但实际是直示真心酬对他是谁的‘谁’字。这能问和能答的东西，有相可见吗？ 有能所相对吗？ 无相无能所，有谁认识谁呢？ 当我们打开本来之际，身心世界都没有，只是一片虚明，没有色相，没有相对的二者，有谁认识谁？ 譬如我们二人相对有认识不认识之别，现在只是一个绝对真心，没有识别的物件，所以说‘不识’。这个‘不识’有如千钧之重，如会得，则当下悟去；如轻率地只当认识不认识会，则磋过了也。或者有人说：‘认识对呀，认识就是认识佛性呀！ ’不对！ 正当打开时是不能起念的！ 那时能所双亡，什么都没有，若起一认识之念，则被它影子所惑，失去开悟的良机。况且本性既无相，也无声，又认个什么？再进一步说，彻悟的人，空却一切，心无所住，见犹不见，如有所重，著在性上，即成窠臼。宗下谓之圣堕，便不为见性的人了。比如灵云禅师见桃花开悟后，洪觉范颂云：‘灵云一见不再见！ ’为什么不再见呢！ 原来灵云祖师参禅，参了三十年不开悟。有一年春天，桃花开得正好的时候，他打开山门，蓦见千万丛桃花开得如火如荼，宛如一片香火海，当下身心脱落，尘识皆消，豁开本来面目。说偈云：‘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到如今更不疑。’请看，古人用功，多么恳切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孜孜参究，一旦时节因缘到来，一触即发，打开玄关识锁，亲证本来。现在的人如也能与么孜孜不倦地精神修习，何患不即生成就！ 后来玄沙评论云：‘谛当甚谛当，敢保老兄未彻在。’为什么说他未彻呢？因为还有一个‘见’和不疑在！ 尾巴未净，所以不彻。这是教导参学人，于参悟时，只时到神知，而不可住在‘性’上。后来洪觉范为之挽救云：‘灵云一见不再见，红白枝枝不著花。’就是说，一见之后，不再著在‘见’上了，尽管有红的白的桃花现前，也不再著桃花之见了。也就是说不再著在性上而泯去开悟之迹了。见性的人就是如此胸怀坦荡，无所住著。所以达摩祖师说‘不识’，就告诉他真心无物，何有相对？这里没有谁认识谁的。

帝不契，达摩遂渡江至魏。

梁武帝虽信佛，但般若根器很差，不知达摩在点示他，还以为达摩祖师真正不认识，没有什么本事。所以‘帝不契’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他就不睬达摩回后宫去了。达摩祖师呢，你不睬我，我也无法度你。因为禅宗是接上上根器人的，要悟当下悟，不是拖泥带水的说教。在两三句问答之中，语不投契，只有另找门路，所以‘达摩遂渡江至魏’了。不是有达摩‘一苇渡江’的故事么？ 达摩踏著一根芦苇就渡江到魏国去了。

帝后举问志公，志公曰：陛下还识此人否？ 帝曰：不识。

这梁武帝回到后宫去问宝志公。因为梁武帝面前有两位大师，一个是傅大士，一个是宝志公禅师。这两位大师都是从兜率天宫下降来度梁武帝的。梁武帝就把这段公案（ 与达摩祖师的对话） 告诉宝志公。志公就问梁武帝，你还识得达摩吗？帝曰：‘不识。’这里梁武帝也同样说不认识，和达摩祖师说的‘不识’，是同是别？ 诸仁还知么？ 这里面大有文章在！达摩祖师所说的‘不识’，不是认识不认识，而是把真心活泼泼地全盘托出给你看，指点你当下见性；而梁武帝说的‘不识’呢，只是我们世俗所说的不认识而已。但是在宗下如问你二个‘不识’是同是别？ 你像上文这么回答，就要吃棒。要怎么答呢？ 父母所生口，终不向你道！

志公曰：这是观音大士，传佛心印。

志公说，这个达摩是观音大士，前来传佛心印的。佛的心印就是我们的自性，以心印心，叫你当下见性。不需要像我们现在要修什么法，要打多少坐。他只说一句话，在节骨眼上一点，叫你当下豁开正眼，明见本性，叫单刀直入，很快很快。但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，修道人根机钝了，像一把刀不快了。不要说一点，千点万点也点不开。

豁开正眼就是打开般若，这是任何一宗都切切需要的，没有智慧绝不能成道。或许有人说修净土宗不要吧！ 不然！ 假如不要，为什么净土功课每一次最后要念一声‘摩诃般若波罗密’呢？ 假如没有智慧，怎么能看破世上的一切色相而放下这世界往生西方呢？ 好多修净土宗的人到最后生不到西方，就是因为无有智慧，看不破这个生于斯、食于斯、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这里的娑婆世界，放不下，舍不得离开，而不能去。假如明白所有妻财子禄都是梦幻泡影，舍得放下，那就千修千人去，万修万人去了。

志公说观音大士传佛心印。观音大士太慈悲了，处处闻声救苦，加被一切众生，离苦得乐。因菩萨与此世界众生缘深，所以释迦佛临圆寂时，托付观音菩萨照顾娑婆世界的众生使大家免遭苦难。《法华经・普门品》就是宣说菩萨的伟大、愿深、慈祥、德隆与功力深厚的。大家称念‘观世音菩萨’、‘观世音菩萨’……非但不论什么样的障难灾殃都能化为乌有，连一些不顺遂的事也都能消除。我们要努力修行，不要辜负佛菩萨的恩典。修成之后，还要代佛菩萨来宣扬、说法，接引后进，使佛法振兴起来，使大家都能出离苦海。

帝悔，遂遣使去请。

梁武帝听志公禅师说，这是观世音菩萨，来传佛心印的，而自己不认识，怠慢了他，让他走了。梁武帝深悔自己无状，轻慢了达摩，使他悄然离去，所以要差他的使臣去把达摩祖师请回来。

志公曰：莫道陛下发使去请，阖国人去，他亦不回！

宝志公说，不用说你陛下遣一个使臣去请达摩祖师回来，就是你把全国人发动去请达摩，达摩祖师也不回来了。这为什么呢？ 因为达摩祖师是来传佛心印，度有缘众生的，不是来受你供养的，你根基不相当，就无福接受禅门的法宝。宗下所谓：‘不是知音，徒劳侧耳。’他更不需要名誉，只要得一个半个开悟之士能接法，绍隆佛种就是了。所以达摩祖师是‘牢笼不肯住，呼唤不回头’。他是再也不肯回来的。达摩祖师渡江至魏后，居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，得神光大师，彻悟心源而传法。其余在他名下的人也很多，但是他们只得禅宗的皮、肉、骨，而不能得髓。所以达摩祖师只传神光一个人做第二代祖师。达摩原以为梁武帝是中国信佛的皇帝，大概有相当的根基，哪晓得这皇帝不行，只在名相上著眼，不是上上根人，不能传付，所以不辞而别。那么，学禅这么难，值兹末法时代，岂不要断绝佛种吗？ 不！ 末法时代也有正法根器人，广大佛子中，上上根人，大有人在。只要有心人提倡弘扬，禅门是会兴隆的。因为有佛、菩萨的伟大慈悲力量加被，只要深信不怠，天天朝于兹、夕于兹，流连于兹、颠沛于兹，不断地前进，自有水到渠成之日。假如疑疑惑惑地在这里猜疑，我能行吗？ 佛菩萨会加被我吗？ 恐怕业障重不成功吧？ ……那就坏了！ 因为一疑惑力量就不足了，修起来就打‘格顿’，不能奋勇地一往直前、奋斗到底完成艰巨伟大的任务。只要我们信心足，不怕路远险阻，把全身力量扑上去奋力前进，就一定能排除艰难证成大道！ 上面说过，我们于悟道后，不是一悟就休，还要好好地保护它，长养它，把习气除尽，犹如婴儿成长为大人了，那时候才能随心所欲放手空行。于初悟时不保是不行的，怎么保呢？ 一面上座养定，一面在日常事务中磨练培养，既不住空，也不住有，一切随缘，任何工作都能做，虽做而不著做，毫无爱恶之心。宗下所谓：‘于心无事，于事无心！ ’终日忙碌，而心中无事；心中无事，而不妨终日忙碌是也。假如做事时被事做了去，那就不行，要赶快拉回来，放下来，勤于觉照，精于锻炼；假如自觉力量不够，那就要多打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坐能培养定力，使你在境界之中有主宰，有力量。你不打坐，定力不够，在境界中锻炼的时候，一浑就浑掉了，被境界拖著走了，落于悟后迷，就不行了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。

复次，刚刚打开本来时，是没有什么奇特的。修行人往往不识，以为没有什么神奇，不是自性，而忽略错过，哪知这灵

妙真心是一丝不挂、一法不立的绝相妙体。初见性时，习染尚在，只是素法身，一无所有。须待修者于识得后，勤于磨练，将无始旷劫的妄习消尽，方能显发神用。故修行人须弄清修行的次第，千万不要因暂时未发神通，不敢承当而错过开悟的良机，更不要因自己不识而以讹传讹，贻害他人。其实开悟见性并非难事，因为这妙明真心不在别处，镇日在各人自己面门放光，无有丝毫离异，只是人们迷相著境忽略不识罢了。

傅大士《传心颂》云：‘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起坐镇相随，语默同居止。纤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。’你看说得多少明白清楚，从这里悟去，多少庆快。再向别处去寻，找到弥勒佛降生，也无有是处。

或有人说，保宁勇禅师昔曾说过：‘从此偈瞥地者固多，但错会者也不少。’还有玄沙禅师也曾评论此偈说：‘大小傅大士只识个昭昭灵灵。’恐怕此偈有毛病，不确切吧？

我不禁笑答道：此偈说得如此亲切明白，虽下根人亦能闻之悟得。既能从此会得，为什么有错误呢？ 又错在哪里呢？ 保宁勇未曾指出，使后来人疑窦不少，我今不妨补叙出来，为诸君祛疑。盖错者不在此偈，而在会的人鲁莽，以为即此能言会道、举手投足的，便是自己天真佛。犹如有人错解了《圆觉经》那段精辟经文‘知幻即离，不假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’一样，以为觉了便成佛，不须再用功精修，勤除妄习，保护本真，以达不动究竟之地。哪知这才是始觉，不是本觉，尚须依于本觉，勤苦修习，如子依母，子母相合，融为一体，始成大觉。岂可得少为足，自以为是，不改旧习任性非为，著境住相，将一尊大好的天真佛，仍旧堕落在六道轮回里，岂不大错，岂不冤屈？！ 而玄沙禅师说的昭昭灵灵呢？ 这妙明真心原本昭昭灵灵，不是起心动念有意地去昭昭灵灵。假使有一点著意就不对了，比如明境高悬，自然朗照，不是用力不用力，有意不有意而照。只在你自然而然，不费丝毫力，现现成成，任运而用，既不住执它，也不认著它便是。不是硬要把这昭昭灵灵打杀、磨灭才是。而且这昭昭灵灵任你怎样用力打，用力磨，也打杀不得，磨灭不得，而且愈打磨愈昭昭灵灵，更不是离此昭昭灵灵别求一个道理才是。

有人虽修行多年而不悟者，都是为自己所瞒，以为发神通才是，而不知所谓神通者，就是日常动用。若不是神通怎会说话、工作？ 怎会穿衣吃饭？ 又怎会嬉笑怒骂？ 在在处处都是它的神用而不自知，偏偏要个奇特，自遭败屈，岂不冤苦？有些人自己不识，甘愿在苦海中头出头没也只罢了，还要贻害别人，说未发神通为未开悟，开悟的人是六通俱全的。他哪里知道悟道在先，发通在后的序次。《大日经》云：‘菩萨住此

（ 即见道位） 勤苦修习，不久即五通齐发。’悟道后还需经过一番打磨，将历劫多生的妄习消尽，方能显发神通。

所以我们修行人，不要自暴自弃，于初打开时，识得它，当仁不让，敢于承当。不为神通奇特所淆惑，然后勤于保养，尽除妄习，不久将来，自然神通大发。又因修行人根机各各不同，也有先通后悟的，但现在这种人并不多见。现在有些特异功能的人，也没有经过修行，就有了神通，这是报得的神通，是暂时性的，过后就慢慢地消失了。我们佛教所说的神通有好几种：有报得的、修得的、证得的与依得的种种不同。修得的，是用一种法专修一种通，密宗修神通的法就很多；依得的是依靠外来的助力，如神、鬼、妖等而得的通。但这些都不究竟，一口气不来就没有了，没用处，还是在生死轮回中，不出苦海。只有证得的通才是真正的通，那是我们见性人经过事上的磨练，消尽了习气，恢复了本性的功能，焕发出来的无穷无尽的神通，它是永远不会磨灭的，而且尽管妙用无边而不著神用，镇日如痴如呆相似，诚所谓大智若愚者也。

后来雪窦禅师就此公案颂云：‘圣谛廓然，何当辨的？对朕者谁？ 还云不识！ 因兹暗渡江，岂免生荆棘？ 阖国人追不再来，千古万古空相忆。休相忆，匝地清风有何极？ ’师顾视左右云：‘这里还有祖师么？ ’自云：‘有！ 唤来与老僧洗脚。’

圜悟勤禅师云：‘大凡颂古，只是绕路说禅，拈古大纲，据款结案。’雪窦颂此公案，劈头便道‘圣谛廓然，何当辨的？ ’这就说明寥廓如万里无云晴空一般底一真法界——圣谛，是一丝不挂、一法不立的绝对真心，如何容你计较思量，分是分非，辨得辨失！ 到这里，直饶铁眼铜睛也摸索不著，岂可以情识卜度辨得？ 云门云：‘参禅到紧要处，如击石火、闪电光，不落心机意识、情尘意想。计较生时，鹞子早过新罗（ 今名朝鲜） 了也。’所以雪窦说天下的衲僧何当辨的？ ！

‘对朕者谁，还云不识。’这是雪窦重重为人处，上面说圣谛廓然，一法不立，是无相对的绝对妙体，既是绝对的妙体，有谁识谁呢？ 雪窦重在这里恐人磋过‘廓然’，提醒众人道：‘还云不识。’著个‘还云’二字，就是警告大众廓然中连圣也没有，还有识与不识吗？ 白云端禅师曾有颂云：‘寻常一箭落一雕，更加一箭已相饶。’这是古人老婆心切处，重重为人，不惜浑身落草。到这里整个公案已颂毕。

但雪窦为慈悲故，再将这公案的事迹颂出：‘因兹暗渡江，岂免生荆棘？ ’达摩本为人解粘去缚，刈除荆棘而来，因何却道生荆棘？ 盖非但修道人纷纷讨论这则公案的是非得失，

即至而今广大的参玄人也无不为之辨得辨失，所以圜悟勤说：‘即今诸人脚下已草深数丈。’

‘千古万古空相忆。’是的，自此公案延衍至今，道中人无不为梁武帝惋惜，又无不思念达摩。武帝于达摩圆寂后，自撰碑文云：‘嗟夫，见之不见，逢之不逢，今之古之，怨之恨之！ ’圜悟勤著语云：‘太煞不丈夫，诸仁还知么？ ’又道：‘达摩在什么处？ 诸人还见么？ 一落思量，早磋过了也。’

雪窦恐人著情见，所以拨转话头，出自己见解昭示后人道：‘休相忆，匝地清风有何极？ ’识得自己脚跟下的立处，即时时与达摩和雪窦把手同行，用何寻思忆念？ 因此妙明真心不在别处，即在各人自己面门放光，寻常之极，犹如铺天盖地的清风，人人都受其吹拂，人人都受其薰育，人人都以之成就各种事业，有什么高不可攀、登峰造极之处呢？

最后，雪窦恐人迷恋祖师，依倚祖师，不自省，不自立，著在这里，便如灵龟曳尾，自扫行迹一般，更出方便为人，顾视左右问道：‘这里还有祖师么？ ’自应云：‘有！ ’更自云：‘唤来与老僧洗脚！ ’雪窦禅师为什么这样毁损祖师威光呢？ 因妙明真心是无师智，无依倚，无所知，无名貌，你唤作什么？ 一有所立，一有所著，早磋过了也。

复次，天上天下无一物不是它的显现，无一法不是依它而立，你唤它作祖师？ 著在这里得么？ 如僧问黄檗，大唐国里还有禅师么？ 黄檗云：‘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。’即此意也。

我们修行人应从此公案中吸取教训，初须知有，更须绵密保护，此是初善；次须放任，不守住它，此是中善；末后连不守之心也无，此是后善。望诸仁珍重！

第二则　赵州至道无难

在上一讲中，我已把第一则公案——圣谛第一义，作了发挥性的讲述。讲是讲过了，但禅不在语言文字里，诸位还须透过义理名相，直会自心始得。那么，如何是禅宗的根本宗旨？祖师又是如何方便接人的？ 我人应怎样体取？ 如果诸位仍未理会得，且听我再扯第二则葛藤——赵州至道无难。

赵州是唐末禅门的著名大德，是一位大手笔宗师。他不与人谈玄说妙、言机论境，也不行棒行喝，只以本分事用平常言语接人，如‘庭前柏树子’、‘狗子无佛性’、‘吃茶去’等话，以接来者，形成了独特的‘赵州门风’。此等言句，看似平常，无甚奇特，但内蕴深长，犹如棉里针，著不得，捏不得，

一著一捏即伤身刺手。此老能如是平易自如地横拈竖弄、逆行顺行得大自在，盖他计较已尽，炉火纯青，才能由浓而转为平淡。

我们学禅修道，先须有悟由，而悟由的关键在于善知识的开发。赵州和尚也不例外。他在师事南泉禅师时，一日问南泉：‘如何是道？ ’南泉指示说：‘平常心是道。’这‘平常心’三字就是指平常日用事，即是大道之所在。其或不然，一息不来时，躯壳尚在，怎么不会言笑运动？ 庞居士悟道偈云：‘日用事无别……唯吾自偶谐，神通与妙用，运水与搬柴。’可见举凡嬉笑怒骂，謦欬掉臂，无一非真心妙用，只是世人迷于色相而不自知罢了。次就字面说来，平者不曲，常者不断，禅者之心如能做到时时平直无曲，处处相应不断，那当体呈现的光明与自在的妙用，也就是道了。这样也将就说得过去，但非宗门的正说。

但此道又在何处？ 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证取？ 因此赵州又问：‘还可趣向否？ ’南泉答道：‘拟向即乖！ ’意思说，如意有拟议，心有趣向，即与道相背，怎能悟道？ 盖大道无形，大音希声，无可拟向攫取，息念即昭昭在前，生心即为影遮，故无可趣向也。可惜许多学佛修法人，都落在拟议趣向上。看经听法时，认为有实法可得；修法用功时，又以为有圣境可取。纷纷为趣向忙碌，徒自辛劳，宁不冤苦？ ！ 其实，道本现成，不属修证，而且人人不二，就看你迷不迷于色相。因此古德讲：道在悟而不在修。

那么，不用思想去拟议，怎么知道是道呢？ 故赵州又问：‘不拟争知是道？ ’

南泉答道：‘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荡豁，岂可强是非耶？ ’

大道虚廓，宛如虚空，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，了了分明，妙用无边。有知则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；无知则如木石，不起妙用。就宗说来，不属知，乃官不容针；不属不知，系私通车马。既知与不知俱无立脚处，还说什么道不道、佛不佛与是非得失呢？

赵州在南泉指示下，悟明禅理。我们学佛修法的人，也应如此。以理明心，以心显理，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，那么道即在其中矣。

在未讲公案前，我们先讲圜悟勤祖师的垂示：

‘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时黑。’

乾坤就是天与地，天地是一念心的显现。乾坤窄，就是指我们的心量狭窄。我们学佛的人心量要大，才能于事无住，安然入道。假如心量狭窄，就常与事物粘缠不清，放不下空不掉，与道就不相应了。为人的心量如何，对修道的成败大有讲究。有很多没有修法的人，他们也不知道信佛，平时就是心情豪放，慷慨激昂，乐善好施，不造诸恶，到了临命终时，同样也能预知时至，清清楚楚地安排后事，潇潇洒洒地走了。反过来，有些信佛修法的人，要死时，非但不能预知时至，反而痛哭流涕，悲伤得舍不得走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 因为前者心量广大，慷慨豪放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虽不信佛，但与道契合，如止水生光，心明慧生，故能预知时至；而后者心量狭窄，处处计较，事事摆在心上放不下，虽然信佛、念佛、持斋打坐，但心不明慧不生，如何能预知时至而潇洒往生呢？ 心量狭窄的人，临死预知时至也不能，遑论了道成佛！ 所以说‘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时黑’，一切都完了。圜悟勤接著说：

‘直饶棒如雨点，喝似雷奔，也未当得向上宗乘中事。’

心量狭窄的人，纵然遇到明师，就是棒如雨点、喝似雷奔般的与他撤困，也当不得向上宗乘事——不会开悟的。

这为什么？ 德山棒、临济喝是宗下出名的接人手法，能使学人棒头明心，喝下得旨。既有如此妙用，为什么又当不得向上宗乘之事呢？ 盖学人心量狭窄，就事事摆在心里，牢不可拔，任你怎样棒喝与其撤困也无济于事。譬如我们说业障本来空，你们在禅堂里似乎承当认可‘业障本如空花水月，非为实有’，心里轻松了。但是有些人出了禅堂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，心里不免又变得沉重起来，觉得业障重了。这就是住在相上的心太厉害，执著心太重了。虽然在禅堂里受了些微的般若薰陶，但薰不动执著的老根子，还是为这莫须有的业所障碍。殊不知所谓业障者，就是心动住相，造业受报。而一切事相都是真心所显现的妙用，皆是影子，根本没有实质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‘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’哪里有真实的事物？ 物境既不可得，你还愚痴地执著它干什么？ 心空境亡，业障就无立脚之处了。宗门云：‘了则业障本来空。’相反，你执为实有，粘著不放，就变成‘不了应须还宿债’而业障重重了。

比如人患病时把心执在病上，就会觉得这里痛、那里痒，难过得要死。假如你放下来，不把病放在心上，所谓痛痒，不过如此，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多背了一个包袱。这样心里就安稳得多，病也容易好。有二位生癌症的病人，一个心情开朗豁达，

不把病放在心上，照样快快活活地生活、工作，病反而慢慢地好转了。而另一个呢？ 日夜愁苦烦恼，不多久即死亡了。由此可见一切粘染执著皆是自讨苦吃，自寻烦恼。就道说来，身本无有，病从何来？ 连包袱也不背。所谓：生病不作生病想，吃饭不作吃饭想，穿衣不作穿衣想。什么都不可得，不去管它，那还有什么业障不业障。所以，我们要时时心空无住，才能真正证得无为大道。

我们修法从有为到无为，要历过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。到第八地才真入无为位。到第七地时，虽证无为，还有个无为在，非真无为。要到第八地，无为影响消亡，才真正不动，所以八地又称不动地。

我们学佛的人，一切不执著，心空无住，心量不求广阔而自广阔，不求开悟见性而自开悟见性。这样才能当得起向上宗乘的大事。否则呢，总是记言记语，求玄求妙，把事情摆在心里，放不开，那怎么打得开这玄关识锁，见到本性呢？ 所以圜悟勤祖师说，你心量一狭窄，虽有祖师在你面前棒喝交驰也无用。因为你执著太深，纠缠过甚，祖师也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修任何宗法，净土也罢，禅宗也罢，密宗也罢，都要一切放下。不放下，法修不成。或许有人要说，念佛的人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，用不著放。是吗？ 如果念佛的人爱根不断，放不下这娑婆世界的妻财子禄、功名富贵，也能往生吗？ 恐怕佛力再大，也不能接引往生吧！ ？ 何以故？ 因为你这只臭粪船的缆绳紧系在岸边的桩上——恋著娑婆，虽有机动力——佛力，叫他如何开得动呢？ ！ 由此可见，放下一切，一心用功，才能有所成就，不是什么投机取巧可以得逞的。

圜悟勤接下又垂示说：

‘设使三世诸佛，只可自知。’

斯道，即如三世诸佛，也只能自知，无法开口，就像哑子做梦一样，无法向人说。我们的本来面目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仿，没有一样物件和它相似，所以也就无法向人讲，只可自知了。宗门云：‘妙高峰顶，不容商量！ ’故三世诸佛，有口难开。

你们今后不必问人家打开本来是什么境界。阿弥陀佛！这无知之灵知，无法描绘，怎么向你道？ 纵或遇到明眼人，也不过旁敲侧击，烘云托月，以心印心。你心未明，说也不会。宗下所谓：‘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’假如说你见到什么，那你见鬼，不是见道。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明白：

‘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’见佛见光都不是，凡所有见，皆非真见。《楞严经》说得更清楚：‘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’有所见的都不是。所以你们今后不要向别人打听，还是自己用功，打开本来，自证自知，才不为别人所瞒。打开之后，向过来人印证倒是可以的。在此之前打听别人最坏：一、看人家有什么境界，从而衡量人家是不是开悟，妄下定论。二、妄长知见，以为开悟是某种境界，自己也想于此得个消息。此见一起，非但不得消息，反而定也不能入。因为要得消息的这一念，即是妄心，妄心纷起，还能入定吗？ 三、人家有境界了，我怎么没有？ 衷心忧急，坐不安席；或自甘卑劣，不思上进，忧伤悲叹，用功无力；更或嫉妒人家，中伤别人，那就更不好了。

一真法界是什么形象，确实不好说。故三世诸佛到这里无开口处，只好自己知道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‘历代祖师，全提不起。’

过去各代大祖师，对于这件事，都无法全体描绘出来，拿给你看。因为它言语不能到，思想不能及，无开口处。一有言说，便有落处，而非真空无住的一真法界了。如赵州大师说：‘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！ ’连佛也不立，可谓干净剿绝了。但后人指出：‘尚有不喜在！ ’可见这真空绝相的妙有，宛如虚空，是任何人无法措手的，又怎么能拈提呢？ 任凭你横说竖说，妙语如珠，也只是半提，而不能全张。但如遇颖悟之士，言下得旨，亦能由半提而张为全提；反是，即全提亦沦为半提矣。如五祖演大师语一士子云，有一首小艳诗颇相近：‘频呼小玉原无事，只欲檀郎识得声！ ’士瞠目不会。圜悟勤在旁闻之，步出方丈，适闻金鸡喔喔啼午，豁然大悟云：‘这不是“声”么？ ！ ’可见半提全提都由当人自己转换，祖师是不能代劳的。

‘一大藏教，诠注不及。’

三藏十二部经文，也无法把它解释出来。这就等于善于画图的人，也没法把一种峻拔飘逸的意境画出来一样。宗下有句术语说：‘好个风流画不成。’这段无尽风流的大好风光，叫人从何下笔，怎么描绘呢？ 只好隐隐约约烘云托月地说个梗概，由你自悟。譬如说：‘绿荫深处是晨曦’，用以比方秘在形山的天真，这个蕴藏在绿荫深处的曦微晨光——真心，你纵使请善于画山水的妙手王维来画，他也无从握笔临池。又比如宗下的名句‘棋逢绝处著方妙，梅到寒时香愈清！ ’这种清越峻拔的意境，除了你自己心领神会之外，又怎么描绘？ 故一大藏教到这里也无法把它注释出来。世尊末后在灵山会上拈

花示众，以传此不传之秘，争奈人天罔措，无有入处。幸赖金色公破颜微笑，以心印心，所谓教外别传的这盏光耀大千、腾辉千古的心灯，始得代代延绵不绝地衍传至今。此无说之说，无注解之解乃广博无比、深妙无边之说之注解也。

‘明眼衲僧，自救不了。到这里作么生请益。’

般若如大火聚，搜之则燎，纵是明眼道人也不能依倚，无法挓取，是为自救不了。这样一来，大道似乎可望而不可即，无从下手了。但道贵回光转机，不可往死胡同里钻。古人诗云：‘山重水覆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’这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在哪里呢？ 就在放舍生命，‘回首一笑百媚生’处。古德云：‘不可得中这么得，无可取处如是取。’只要不怕牺牲，勇往直前，自能取得骊龙颔下之珠。虽然如是，争奈斯道莫可言宣，无能传授，后生小子又怎能向之请教获益呢？ 上面说过，这涅 妙心虽无法描绘，但可开一线，略露风光，方便权说，俾颖悟者有个入处。故大心菩萨不惜浑身落草，指东话西，教益众生，而不事自救。这是自救不了的又一面。但一有落处，自命不凡，高人一等，能教化众生，便真的生死不了了。

尤有进者，假如我们真正理悟了本来面目，而不绵密保任，更就法身，努力向上精勤锻炼，将旧习除尽，圆证本来，道眼虽不无明亮，也不能自救。因此时见惑虽了，思惑未尽，见可欲境，尚不能无动于衷，故于生死岸头，仍不得自由。

龙牙禅师云：‘学道先须有悟由，竞渡还如赛龙舟；虽是旧阁闲田地，一度赢来方始休！ ’就是教导我们于悟道后还须如龙舟竞渡一样奋力前进，勤除习气，完全恢复本性光明，方始完成渡过生死苦海的大业。

印光大师曾再三说：‘修净土好，净土稳当。禅宗虽好，但危险。’就是怕我们悟了一些道理，自以为是，不精进除习，结果对境生心，生死还是不了。关于了不了这一著是假不来的。假如你说假话骗人，没用处，不过骗了你自己，骗不了人。所以我们应勤苦修持，勤除习气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得少为足。假如你做不到这一点，还不如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好。这是站在净土宗的立场来讲的。如依禅宗来说，我们果真打开本来见性了，真种子就种下去了。哪怕这一生未了，来生一出头来即一闻千悟，当下打彻。我们初心修道应发大誓愿：‘为使众生出苦海，故不畏艰辛，不怕路远，一定要成佛，广度众生！ ’深深种下这颗菩提心种，就永远不会消失，生生世世能起大作用，此所谓愿力不可思议也。故见性后虽习气最深厚的人，也不过七生天上，七返人间，生死就完了。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宿愿，应随顺各人的根性来修法，而不能一刀切。因此，如果你不怕生死，可以在业海里滚，出生入死，自利利他。假如惧怕，就求生极乐世界。佛就不同根性的众生说不同的法，没有定法。各随志愿修与自己相应的法而不用勉强。

圜悟勤最后垂示道：

‘道个佛字，拖泥带水；道个禅字，满面惭惶。’

说一个佛字，已经污染了，因为它是一法不立、一丝不挂的，哪有佛菩萨的名字。所以在禅堂内道个佛字，要挑三担水打扫禅堂。说一个禅字也就为禅所缚，本来面目清虚廓彻、无得无失，哪有这些闲名。你如有所得，有个禅在，那你该满脸惭惶才是。为什么？ 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空净，还有一物当前，不能与道相应。真正到家的人整日如痴如呆，没有佛，没有禅，连个没有也没有，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。如果还有一个佛、禅在，就必须把它打扫干净，方为绝学无为闲道人。佛既不可得，禅也无有，还有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与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？ 真正彻悟空净了，时间与空间皆是虚语。我们前次谈到一个公案，一个说行道中有佛最亲切，一个说无佛最亲切。其实，有佛无佛都不对，还著在佛之有无间，不无落处。如果你有个念头：‘我修禅，证道，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了’，那你该多么羞惭、无地自容啊！

‘久参之士，不待言之；后学初机，直须究取。’

久参之士是指修禅已经很久，本性打开来，保任到家的人。他们大事已毕，哪要我们多嘴饶舌？ 然而刚刚进门的后学初机，未曾见道，就须要真参实究，努力用功精勤取证了。参究什么呢？ 请看下面的公案。

赵州示众云：‘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才有语言是拣择，是明白。老僧不在明白里，是汝还护惜也无？ ’

一日赵州上堂开示大众说：‘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’这二句是三祖僧璨大师的《信心铭》中开头语。《信心铭》云：‘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’这就毫无遮掩明白地告诉我们，要证悟至高无上的大道没有什么难处，只要我们在日常动用中不去分别挑选，不要爱憎取舍，直心而应，无所住著，大道就在目前了。赵州和尚寻常用这二句开示大众，指示大家直下见道。由此看来，学道很便当，没有难处。只要我们勇于牺牲世间的虚名假利，放舍贪恋幻境的旧习，当下脱体现成。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只为迷于色相，恋著尘境，掩盖

了本性的光明与神用而沦为凡夫，所以不须用力寻取，更不要向外追求。

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苦不自知，向前趣境，造业受报，枉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，宁不冤屈？ 假如我们在日用中，不去拣择分别，也不爱憎取舍，一切贪恋执著的心都放下，随缘穿衣，任运吃饭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净裸裸的，一法也不立，那你就是一尊活佛。所以说，修道没有难处。

修道既如是容易，为什么大家又说难呢？ 盖难在不肯放也！ 大家假如肯放，个个都是现现成成的佛，不用向外求取。一般俗人，自不待论，而广大学佛参禅的人，又迷于神通妙用而不自知。其实，我们知道冷，知道暖，知道饿，知道饱，知道长，知道短，就是现成的神通妙用，不须另外别求。假如这不是真心的神用，上面说过，你一息不来，还能动用自如吗？盖所谓神者，妙用无边；通者，无有阻碍。我们的灵妙真心无所不能，无可阻隔，故谓之神通。而现在有所局限者，因旧习未尽，如乌云遮日，光芒不能大放。一俟习染销除，乌云散尽，光芒自然大放，神用自然全张。故我们用功的诀窍，就在一切放下，无所住著。因此僧璨大师开头就说：‘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’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把这二句话八个字蕴育在胸中，处处提高警惕，不事分别取舍，成道就无难了。反之，如果畏难不前，或别求玄妙，就难上加难了。庞居士讲：‘难、难、难，十担麻油树上摊！ ’盖形容不知诀窍修道之难和不肯死心塌地勇猛精进也。庞婆接云：‘易、易、易，百草头上西来意。’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真心妙用，现现成成，俯拾即是，容易得很，有什么难处？

修道就是闹革命，是革自己的命，不是革他人的命。要把自己执著物欲的命革掉。王阳明先生说‘格物致知’，就是格除物欲之私而致良知——显发真心。学道人之所以不肯革自己的命，袒护执著心，关键在于放不下。你执住不放，保得住吗？人总是要死的，现在不放，最后还是要放下。与其最后舍不得放而不得不放，做个守财鬼，倒不如聪明些当下一切放下，做个超脱生死的道人了。更有愚痴透顶的人把生前的爱物存放在棺材里，这有何用，能带走吗？ 徒然引起宵小觊觎财物、掘坟盗墓的盗窃丑行而已。这些愚痴的举动，说来真令人可悲可笑。我们现在应有智慧，及早一切放下，乐得逍遥自在，何必自寻烦恼，粘著不下，而落个六道轮回、生死不了的冤鬼呢？

赵州和尚接下来说：‘才有语言是拣择，是明白。’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 因为我们说话，不是说长道短，便是分是分非。有些老太太一边念佛，一边说媳妇怎么坏，女儿怎么好，此固不足论。就是我们修心地法门的人，也同样在辩论，这个

法好，那个法不好；某某人开悟了，某某人还未开悟。这不也是无事生非在拣择吗？ 其实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都是好的。而所谓不好，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，如吃药，病不同，应吃不同的药，不能千篇一律，只修一种法。一切众生本具佛性，只要好好修法，皆能开悟。不可拣择或住在什么境界上，如见光、见佛，或似有一物在前，推也推不开，离也离不去等等。这些境界，不管怎么好，都是假相，总是阴境，不可著取。真境界是无境界的境界，落个无境界，还是拣择住著。真正证道的人是无境界可得，无话可说的。

古德云：‘举心便错，动念即乖！ ’又云：‘凡有言说，俱无实意。’现在所说的都是事不获已落二落三之言。所以赵州和尚说‘才有语言是拣择’也。

那么，明白又有什么不好？ 也要否定呢？ 世人所谓的明白，不过是世智辩聪，耍耍小聪明而已。这些都是后天的，随境界转的意识分别，而非先天的般若大智。搞小聪明，就世法说来，也非好事。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‘难得糊涂’吗？ 就是教人不要逞聪明，争强好胜，须耐气让人，以免惹是招非。对修行人说来搞小聪明，更是大忌。因为一搞小聪明，便不能死心塌地地老实修行，而想搞花招，找窍门，虚应故事了，甚至于未得谓得，不是谓是，从而葬送了自己悟道的光明前程。修行人用功多年而不能证道的，毛病即在于此。

复次，世智愈聪，知道得愈多愈坏。因为知见一多，意识分别就更甚，法见也随之更浓而不易除。即使将来能除人我执，因所知障之故，法我执也除不了。故净土宗也说，惟大智大愚的人，念佛可以成功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
昔孔子问道于老子，老子说：‘掊击尔智！ ’不也是教孔子放舍世智辩聪，才可以入道吗？ 所以要入道，一定要否定‘明白’，心中放教空荡荡底，般若大智才能生起。修心到家的人，不与世争，镇日如痴如呆，哪会说长道短，故大师说：‘老僧不在明白里。’

大师这句话，是老婆心切，不惜拖泥带水痛切为人处。所语‘明白’也不立，看似剿绝干净，无有丝毫粘染，但一有言说，便有落处。说个不在‘明白’里，正有‘明白’在。假如真的没有‘明白’，说什么在与不在？

《心经》第一句‘观自在菩萨’（ 一般说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别称。但《心经》是教导学人用心地法门功夫的，不是专指哪一位菩萨，而是泛指用观心法门证道的大菩萨） 。‘观’就是观照，‘自’是自性，不是色身，‘在’是要住本

位。这是说起初用功要时时处处观照自己的本性，要住本位而不移；功夫渐熟，‘观’不要了，‘自’在本位不动摇；更进一步，‘自’也不要了，自他合为一体，‘自’自然化去；最后，功夫转深，化一为○，无在无不在，‘在’也无处立脚了。今大师说‘不在明白里’，正是有在处，漏逗不少。圜悟著语云：‘贼身已露！’良有以也。

因此语有空处，已启问难之机，后面这句‘是汝还护惜也无？’就更全身委地了。六祖云：‘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’既无有一物，护惜个什么？ 今教人护惜，岂不著在物上，不更遭人检点吗？ 故圜悟著语云：‘败也，正好与一拶！’老和尚岂不自知？ 难道是失于检点，自讨苦吃吗？ 非也，大宗师纵横自在，收放自如，不怕虎口里横身，送给你咬，自有临危解脱之方，绝处逢生之机。不然，说什么神通广大、妙用无边呢？ 请看下文，自见分晓。

时有僧出，问云：‘既不在明白里，护惜个什么？’

果然，问罪之师来了。捏住你胳膊，看你往哪里走？ 用功人既然到了净裸裸、赤洒洒，一无所‘知’的地步，还保个什么？ 又惜个什么呢？ 这对一般人说来，是无法回避、无言可对的。但到大宗师手里，自有转身吐气之能，化险为夷之功。

州云：‘我亦不知。’

妙哉！ 看似已到绝处，却又退步阔宏。圜悟著语云：‘倒退三千！’是褒，是贬，诸仁还知么？

你们听了，休错认老和尚这下完了，被这僧问倒了，连圜悟也说倒退三千，大概是甘拜下风，不得不自供‘我亦不知’了。那你们就被赵州和圜悟瞒了。他说的不知，是说这里无能知、所知，一丝不挂，一法不立，没有东西，叫我向你道个什么？ 复次，自性当体是灵知，若再加‘知’，便是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了。故知也要铲除。

关于‘知’之一字，神会大师曾说：‘“知”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’教大家识取这能生起知饥、知寒的‘灵知’，就是我人的佛性，只要绵密保护它，不粘物、情，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就证道了。后来祖师们见广大禅和子著在此‘知’上，堕在窠臼里，为救众人出离缠缚故，改为：‘“知”之一字，众祸之门。’由此可见是祸是福，是智是愚，不在言说、文字，而在当人会与不会、荐与不荐了。这僧也是作家，知道赵州命意之所在。但你这么一说，又露出更严重的败阙来，得理不让人，哪容赵州回避。

僧云：‘和尚既不知，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？ ’

这一拶非同小可，没有相当的功底也问不出，直教人难以置答。圜悟著语云：‘逐教上树去！ ’可见其转身回避之难。

是呀！ 你既然到了无能知与无所知的地步，为什么说不在明白里？ 说个不在明白里，不正是有所知吗？ 你有所知说无所知，不是自相矛盾吗？

这一问假使问著你们，真要哑口无言了。但是，请注意！所谓无知不是真个糊里糊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是非长短都不识，那还是佛、菩萨吗？ 不见六祖谓永嘉云：汝甚得无生之意。永嘉云：无生岂有意耶？ 祖曰：无意谁当分别？ 永嘉云：分别亦非意。可见无知是知而不知，不知而无所不知。无知者是无所住，不著相，任何事情毫无粘染，过去就算了；无所不知者，样样事情都知道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长是长，短是短，虽亦分别而不著意，犹如虚空包容万象，无有挂碍，而不是死的无知无物。昔六祖说的‘本来无一物’，祖师们恐人误会，著在顽空里，增益云：‘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。’本性是神用无边、灵妙无方的，不是冥顽不灵的。假如是死空，无相用，无知觉，佛教有什么价值，还能延绵至今吗？

这僧不是不明斯理，一来要和赵州大师觌面相见，二来要将功夫微细、幽隐处显豁出来，留传后世，以作典范。故在关节上捏住赵州空处，逼他道出末后句来。

州云：‘问事既得，礼拜了退！ ’

大师自有临危不惧、倒转乾坤的手段，在看似无法闪躲，要被顶死的刹那，却能巧避锋芒，安然无恙地轻易走过。这是什么功夫？ 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能有这样轻灵飘逸的手脚吗？ 真了不起！ 圜悟到这里也不得不赞赏道：‘这老贼，赖有这一著！ ’这是哪一著？ 诸仁还知吗？ 咄！ 磋过也不知！

到这里是：‘云散水流去，人寂天地空！ ’消息已尽，大事已毕，不消再问了。故大师云：礼谢之后，回去休息吧。这无言说的言说就是末后句啊！ 而不会者，咸谓赵州不答话，宁不冤屈！

昔五祖演会下有一僧请益五祖：‘如何是末后句？ ’祖云：‘你师兄会末后句，问他去。’僧问师兄，适逢游山回，僧为打水洗脚次，进问云：‘如何是末后句？ ’师兄以脚挑水洒其面斥云：‘什么末后句？ ！ ’僧哭诉祖，祖云：‘我

向你道，他会末后句！ ’僧于言下大悟。请看！ 这末后句多么幽默，又多么巧妙！ 这僧悟来多么轻快！ 禅宗就是这样俊捷，诚非它宗可比，诸仁还会么？

本公案问话之僧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大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敢捋虎须，与大宗师法战一场，精彩纷呈，甚为了当，我等于中获益非浅。看公案犹如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功夫到了什么地步，和古人是否有出入，如有偏差，好及时纠正；如功夫未到，看不懂，也无关紧要，只要照公案的指示摆正路线，对准方向，将来功夫一到，自然契合，而不致误入歧途。

由于这则公案的一场精彩法战，我们收到的教益，归纳起来，有如下列：

1. 悟道没有什么难处，只要确认一切物境，宛如空花水月，不可得，无可取，心中放教空荡荡地，无丝毫粘染住著，切莫爱憎取舍。

2. 做功夫要能收能放，日常动用更要灵活运用，不要呆板；时时反省，处处反照。

3. 见道后要绵密保任，不要荒废。但做保任功夫，也不可有所住，不能为保任而保，要灵活，似保非保，保任圆熟，保既无有，任也不见。如灵训参归宗，悟道后，问归宗：‘如何保任？ ’宗云：‘一翳在目，空华乱坠。’就是说，有个保任在，犹如翳在目，就非是了。

4. 虽然无知，不是落于无记，死在那里不动。如园头问梁山：‘家贼难防时如何？ ’山云：‘识得不为冤！ ’头进问云：‘识得后如何？ ’山云：‘贬向无生国里。’头更进问云：‘莫非这就是安身立命处么？ ’山云：‘死水不藏龙！ ’死在那里不动就完蛋了。

公案讲完，请看下面雪窦禅师的颂：

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。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。天际日上月下，槛前山深水寒。髑髅识尽喜何立？ 枯木龙吟销未干。难难！ 拣择明白君自看。

雪窦禅师开头把至道无难提示出来，随后便道言端语端，就是教我们不要把大道看远了，把悟道看难了，它不在别处，就在目前——言之端，语之端——就是在语言未形之前，也就是一念未生之前。你如在此时回光一瞥，‘这是什么？ ’当下猛省，就悟道了，没有什么难处。

这‘言端语端’一句似乎另有一重意义，就是说‘至道无难’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端正无误的。但我们为了适合禅机，还是采用前一种说法较为适当。

从前有一位师父参‘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？ ’参了多年，未能开悟。后来碰到一位大德，请他慈悲指示个方便。大德问：‘你参什么话头？ ’他答道：‘我参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？ ’大德道：‘你参得太远了，应向近处看。’他问：‘怎么向近处看？ ’大德道：‘不要看父母未生前，须看一念未生以前是什么？ ’禅者言下大悟。

大家坐在这里，请看这一念未生前是什么？ 他在各人面门放光，朗照一切而毫无粘著，无知无见而又非同木石，这是什么？ 就在这里猛著精彩，就是悟道。所以说‘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’啊！

下面说：‘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。’为什么说一却有多种，而二无两般呢？ 盖一者是唯一真心；二者乃千变万化的色相也。千差万别之境相皆一念真心之所现，故二无两般；唯一真心，妙用无边，能生万法，故一有多种。语云：‘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’即斯义也。真证道者心境俱忘，打成一片，头头是道，物物全真，斯真入不二法门者也。

既然‘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’，打成一片，就天下太平，无有事了。修道人计较净尽，无不返朴归真，纯任自然。所以道：‘天际日上月下，槛前山深水寒。’天上的太阳升起，月亮便西沉了；门外的山愈高深，水便格外寒冷。这种毫无造作，纯系自然的景象，正是修道人心空无住、随缘起居的无作妙用。圜悟道：‘修道人怎么始得平稳去？ 风来树动，浪来船高；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一种平怀，泯然自尽。’不也就是纯任自然，无所造作吗？ ！ 修道人到这里随你唤天作地，唤地作天，也言端语端，无所不是了。下面：

‘髑髅识尽喜何立？ 枯木龙吟销未干。’

这两句是借古人问道公案的语句，交织起来颂本公案‘知而无知，无知而无所不知’的。昔有僧问香严禅师：‘如何是道？ ’严云：‘枯木里龙吟。’僧进问云：‘如何是道中人？ ’严云：‘髑髅里眼睛。’僧不悟，举问石霜：‘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 ’霜云：‘犹带喜在。’僧云：‘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 ’霜云：‘犹带识在。’僧仍不悟，又举问曹山：‘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 ’山云：‘血脉不断。’僧云：‘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 ’山云：‘干不尽。’僧云：‘什么人得

闻？ ’山云：‘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。’僧云：‘未审龙吟是何章句？ ’山云：‘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’复又颂云：‘枯木龙吟真见道，髑髅识尽眼初明；喜识尽时消息尽，当人哪辨浊中清？ ’

这则公案所说的枯木龙吟与髑髅眼睛，系表真空妙有的大道无言而无所不言，无识而无所不识，与石霜、曹山二位禅师的开示交加起来，便般若味重重，风光无尽了。兹将其含义略分析如下：

1. 无说是正说，无闻系正闻；无知是真知，无见乃正见。

2. 一说龙吟、髑眼，便有无言之言与无识之识在，犹如眼里著沙，非为净目。

3. 尽管大道虚旷，无声无息，无言无识，但非如木石无知，而系妙用无边。

4. 初悟道人不无喜悦，故初地菩萨名欢喜地。此时习染未尽，妄识犹存。

5. 悟道后如堕在圣境上，著在窠臼里，也是不剿绝。

6. 妙高峰顶固官不容针，不许商量，但第二峰头，为接引初机，不妨私通车马，略露风光。

有这许多意义在，故石霜与曹山说‘犹带喜在’、‘血脉不断’与‘干不尽’也。

雪窦有大才，把这问道的语句，一串穿来，用颂本公案，确是神偷妙手。髑髅（ 骷髅头） 分别妄识已尽，有什么喜与悲？ 枯木龙吟——无情说法——是炽然说，无间说，销不干的。这就与本公案虽不在明白里，而不是无说、无知的旨意巧妙地结合起来了。

关于无情说法，昔洞山祖师参沩山和尚问曰：‘顷闻南阳忠国师有无情说法话，某未究其微。’沩曰：‘ 黎还记得么？ ’师曰：‘记得。’沩曰：‘试举一遍看。’师举毕。沩曰：‘我这里也有，只是罕遇其人。’师曰：‘我未明，乞师指示。’沩竖起拂子曰：‘会么？ ’（ 竖拂的是谁？ 不正是无声之说——无情之说法吗？ ） 师曰：‘不会。’（ 可惜许，磋过了也。） 师后参云岩问：‘无情说法，什么人得闻？ ’岩曰：‘无情得闻。’（ 妙哉！ 妄尽情消是什

么人？ ） 师曰：‘和尚得闻否？ ’岩曰：‘我若闻，汝即不闻我说法。’此语较幽隐，似须稍注释一下：

1. 我若闻，非但有能闻与所闻在，更有法在；能所相对，法见未除，即非道人，何能据师位说法？

2. 我若闻即同无情，无情以不说为正说，非有言说也。

3. 我若闻即齐诸圣，而圣者之报化非真，亦非说法者，我今为子说，凡故不居，圣亦不可得。

洞山师曰：‘我为甚不闻？ ’岩亦竖起拂子问曰：‘还闻否？ ’师曰：‘不闻。’（ 犹自不惺惺） 岩曰：‘我说法，汝尚不闻，何况无情说法乎？ ’师曰：‘无情说法，该何典教？ ’岩曰：‘岂不见弥陀经云：“水鸟树林悉是念佛念法。”’师于此有省。（ 已迟八刻） 乃述偈曰：‘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无情说法不思议；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’

这无情无说之正说，非耳听可得，故曹山云：‘不知是何章句，而闻者皆丧（ 丧生失命） 也。’在座诸仁还识得在目前的纷扰尘境中存在著绝言说、断听闻的玄虚大道——浊中清吗？

无情说法也无甚难会。参究玄机到精微处，非言语所能表，只有心领神会，世间的事到微妙处，不也是‘心有灵犀一点通’与‘此时无言胜有言’吗？ 这就是‘眼处闻声方得知’的注脚啊！

百丈禅师尝曰：‘一切语言，山河大地，一一转归自己始得。’雪窦将公案颂完，最后也转归自己，为人道：

难难！ 拣择明白君自看！

庞婆云：‘易、易、易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！ ’本颂开头不也说：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。历代祖师直指见性的语句更不胜枚举，悟道不是很容易吗？ 为什么又说难呢？ 盖悟道不是徒托空言，须要与事相应。其间不无难处，兹略举十端如下：

1. 疑情难起，妄念难息。参禅不起疑情，即无开悟之日，应抱定一则透不过的话头，吐又吐不出，吞又吞不落，极力追究，直至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方能相应。持咒念佛，须心念耳闻，极力追顶，才能化妄念于无形。

2. 大道即在目前，学人就是不识。古德云：只为亲切甚，转令荐得迟！ 非虚语也。

3. 聪慧者，流于文字、口头，不务实修；老实者又多死于句下，此宗风所以不振也。

4. 真伪难辨。玄沙云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；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在识神里用事而谓悟道，今人尤甚。

5. 死水不藏龙。学者往往因乐于安住定境，落入无记，坐在鬼窟里而不知。

6. 住著定境自以为得。学者于定中偶得一圣境，自以为得，守住不放而死于境下。如守住‘乐’者，即不能出欲界；守‘明’者，不出色界；守‘空’者，不出空界等。

7. 功夫与悟道混为一谈。众多学者不识功夫与悟道的区别，误将发了某种神通或气脉通畅了，以为悟道；反之，即非悟道。不知神通再大，功夫再好，不识真心，终有落处，生死不了，绝非悟道。

8. 骄躁难戒。学者于悟道前，多急于求成，失之在躁；悟道后，又因欣喜而失之在骄。躁则易折，骄则易狂，俱为学者之大忌，故亟宜戒除。但学人往往不自觉或护短而不之顾，故多流于始勤终惰或狂妄不羁，此岂非今日修道者多而证道者少症结之一欤？

9. 保任精进，消除旧习难。要将多生历劫著相的旧习一下消光，确非易事。俗语云：‘江山好改，习气难移。’如不时时觉照，护惜本真，勤于改造，实难有净尽之日。但学者往往得少为足，以为一悟便是，不事改造，非但无以进证后得智，且有堕入‘悟后迷’之危险，可不慎哉？ ！

10. 圆证无住难。众多学人往往以为悟得此能言会道、擎掉臂的是自己天真佛，便已到家，如再用功，就是执法了。殊不知此只是始觉，不是本觉，尚须以之依于本觉，精勤修习，始成大觉。更有学人著于性体，住在证境上，不自觉的堕于圣域而不离窠臼，此皆不能圆证菩提之大咎也。

以上这些都是在修行过程中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的大难处，还有其他较为次要枝节的，就不一一再举了。以有这许多难处，所以雪窦说，拣择明白君自看。叮嘱大家自行反省，看自己立在什么处：是在分别拣择某法、某人、某事，还是坐在明白里

逞识神；是著在某种阴境上自以为得意，还是弄精魂搞神通玄奇；是骄傲自满，落于疯狂，还是堕在空、乐、明里作活计？ ……好彩须自看，不得颟顸笼统。请大家自己检点，有偏差迅速改正，以免入宝山空手回而虚度一生，则幸甚矣！

第三则　　日面佛月面佛

教是佛口，禅是佛心。禅宗是佛法的正宗，是源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脉真传。当年灵山会上，释迦文佛拈花，迦叶尊者微笑，佛说：‘吾有正法眼藏，涅　　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’故迦叶尊者为第一代祖。以后辗转相传，至菩提达摩尊者为第二十八代祖。此为‘西天四七’（盖四七二十八也）。时值我国文明大著，善根成就，解脱缘熟，故感达摩祖师渡海西来，为东土初祖。先见梁武帝（见前文‘圣谛第一义’），帝不契，遂渡江至魏，面壁九年，遇神光大师，传为第二代祖。以后辗转相传，至惠能大师为第六代祖。此为‘东土二三’（二三得六）。六祖以后，便分灯而传，主要有两大支：一支是青原行思，一支是南岳怀让。本公案中的‘马大师’就是南岳怀让禅师的嗣法弟子。

江西马祖道一禅师俗姓马，世称‘马大师’，他早年修行非常用功，只管打坐。怀让禅师知他是法器，问他坐禅图什么？他说：图作佛。怀让禅师就拿一块砖头在他坐禅的地方磨，嚓啦！嚓啦！那噪音使马祖不耐烦，干扰得他打不成座。马祖起坐问：你磨砖作什么？怀让禅师答：我要把它磨成镜子。马祖说：砖头能磨成镜子么？怀让禅师就等他这句话，立即借机反问：磨砖既不能成镜，坐禅怎么能成佛呢？这一问非同小可，直下震醒了马祖的迷梦！修行成道单靠打坐是不行的，打坐用功消除妄想，还要在各种境界中锻炼磨净习气。单靠打坐是除不尽习气的，一定要在种种顺的逆的境界中磨炼，习气才可以除尽。而且单靠打坐，把心坐死，入于灭尽定，非但不能成佛，落入土、木、金、石倒有份在！马祖根性大利，言下知非，就向怀让禅师请教：那怎样做才对呢？怀让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，启发学人有非常的手段，就反问马祖：如牛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车对，还是打牛对？

怀让禅师意在何处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车，比喻身体；牛，比喻佛性。你要修行成佛就必须证到佛性。把身体拘在那里不动，就是打车。心性才是牛，心动身体才会动，要修心才对。（有人插话：哦！要打牛才对。）哈哈，你答打牛也不对！有牛可打，就落到一边了。前则公案讲的‘骷髅识尽喜何立？枯木龙吟销未干’，你还没有明白呀。（有人问：那怎么答才行？老人说：怎么问的？那人问：打车还是打牛？老人厉声喝道：打你！）有一个‘牧牛图颂‘，图文并茂，讲的就是修行保任

的过程。找到牛之后（比喻见性之后），这牛的性子还很野（比喻习气尚重），还要拉紧缰绳，高举鞭子看好它（比喻除习气保任的过程），到最后人也没有，牛也没有，才算真正了手。

马祖经怀让禅师的启发开示，言下大悟，心意超然。从此跟随怀让禅师，随侍左右达九年之久，深得心印。后出世说法度众，法席大盛，座下出八十余位善知识，遍布各地。早在怀让禅师跟随六祖之时，六祖就告诉怀让：‘西方般若多罗（达摩祖师的师父，西天第二十七代祖）谶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。’踏杀天下人，就是说培育出很多很多大善知识，教化天下。本公案中的‘马大师’就是这位马祖禅师。

马大师不安。

不安，就是生病了。诸位可能感到奇怪，像马祖这样了不起的大祖师，已经开悟成道了，怎么还会生病呢？其实，病都是夙障，是过去世久已造下的业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要造点业。所以，纵是开悟的大祖师，也免不了要生点病。但是，开悟了，犹如大梦醒来，过去现在所作所为皆如梦幻，了不可得，即使身患重病，因心空不作病见故，亦不为病所苦。假设我们身体有了病，不要时时刻刻想著病，不为病所苦，业障即当下瓦解冰消。假如你时刻记著病，那就痛苦了，难过死了！开悟成道的人不把病摆在心上，你看著他病了，他自己可跟没病一样。宋朝的慈明禅师晚年中了风，嘴都歪了。他的侍者急得跺脚：这可怎么办？你平生呵佛骂祖，现在报应了不是？禅师说：不要发愁，我给你弄正它就是了。说著用手一推，嘴就正了，跟没病一样。业障到祖师身上，如热汤销冰。业障好比债务，在祖师那里，要还就还，要不还就不还，还也不作还想，不还也不作不还想。马祖是大祖师，别人看他生病了，他自己并不作病想，没什么痛苦，没什么不安。

院主问：‘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’

院主，就是寺院里的当家师。和尚，是梵文的音译，中文意思是亲教师，就是最亲最尊的老师。当家师来慰问马祖：您近来身体怎么样啊？

大师云：‘日面佛，月面佛。’

日面指白天，月面指晚上。白天晚上都是佛，就是说白天晚上都一样。没病是这样，有病是这样，有病没病都一样。

佛者，觉也。须觉破一切事物，皆如梦幻泡影，了不可得。觉有照意，要时时用心观照，不可疏忽。我们平时说话、走路、工作，都是佛性的作用。须用功绵密，观照保护它。不能逐境生心，有所住著。须健康不作健康想，生病不作生病想，穿衣不作穿衣想，吃饭不作吃饭想，如此绵密用功，心里放教空空净净、坦坦荡荡地，还怕不能成道吗？修净土的人一天要念数万佛号，心系阿弥陀佛，无暇生起妄想；参禅的人贵在疑情，疑情一起，妄想自然不生；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座上咒语不停，座下绵密观照，左右照顾著这个心，不令外驰，故皆有所证入。禅、密、净都是佛说的法，归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，证到都是一样的。不能说这个法好，那个法不好。门户之见，分河饮水，害人害己呀！应该'日面佛，月面佛'才对。

这个公案就这么简单。下面是圜悟勤禅师对这个公案的评论：

祖师若不以本分事相见，如何得此道光辉？

祖师，就是马大师。本分事，就是时时不离自性。以本色、自在、随顺、自然的真心相见，也就是时时刻刻以'明心见性'提示学人。假如时时刻刻以'相'提示学人，时时刻刻著神通，引人入邪道，那怎么能得'此道光辉'呢？怎么能'日面佛，月面佛'而不被病魔压倒呢？我们修道，也应当如此，时时刻刻以本分事相见，不要著境、著相、著神通。要从两头考察自己，看功夫是否有所增进：一头是烦恼时，一头是喜欢时。烦恼来了，心里很痛苦，念佛的人能不忘佛号吗？参禅的人能提起话头吗？我们修心密的人还能如法打坐、绵密观照吗？高兴事来了，升官发财、被人称赞、受人尊重，喜欢得不得了，一下子想不起佛号了，提不起话头了，忘掉打坐、观照了，为境所转，何能成道？修行应该八风不动才对。八风当中，四个是顺境，四个是逆境，逆境粗，顺境细，粗的还容易觉察，细的就不易应付了。诸位应从这两头考察自己，'日面佛，月面佛'，高兴是佛，烦恼也是佛。有没有功夫就从这里看。

此个公案，若知落处便独步丹霄。若不知落处，往往枯木岩前差路去在。

'知落处'就是知道马祖说'日面佛，月面佛'的含义。丹霄就是明朗、绚丽的天空，比喻心地光明。独步丹霄，就像在彩虹一样绚丽的天上独步空行。没有妄想执著，心量犹如虚空，顺也不可得，逆也不可得，健康也不可得，生病也不可得，舒服也不可得，痛苦也不可得，如此潇洒自如，即所谓'断除烦恼，得大自在'也，欲不'独步丹霄'可得乎！若不知落处，假如不能领会'日面佛，月面佛'的含义，往往就坐成'枯木

禅’了，那是一条叉路，修死定，若不知回头，最后会变成土木金石的。

若是本分人到这里，须是有‘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’的手脚，方见马大师为人处。

耕夫就是种地的农民。过去农民用牛耕地，若把他的牛驱赶走，他就没法耕地了。饥人，肚子饿，他正要吃饭，若把他的食物夺走，他就吃不成了。手脚就是手段，这是什么样的手段呢？这就是禅宗的‘恶辣钳锤’，所谓‘杀人刀、活人剑’里的杀人刀。用这种手段，叫你死透了再活。就是把你所有的妄念、所有的凡情统统去掉，去得一丝不剩，要死透，不死透复苏不了。若未死透便轻许复苏，即轻率地印证学人证道，结果必是‘半青半黄’，这叫‘药水汞’，不是真金，遇火即飞，遇境即倒，何能敌得生死！我们修心中心法，到根尘脱落的时候，身、心爆裂，如天塌地崩！不要怕，这是修法的力量。一怕就退回来，死不透，身、心、世界化不空，就不能见性了。谚云：‘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’我们经过这一番刻苦用功，大死大活后，到圆寂的时候，就安然自在了。如果现在不肯做功夫，到死时就会痛苦难过。而且作不得主，便又六道轮回去了。奉劝各位，好好用功，手痛腿痛忍耐一下，功不唐捐，将来就会大自在、大安乐、大逍遥。

如今多有人道：‘马大师接院主’，且喜没交涉。

接，是接引的意思。如今有许多人这样说：马大师讲‘日面佛月面佛’是接引院主成道的，这都是胡揣摩，无端生出许多道理来，全都是妄想。禅之所以为禅，是本色自在，随顺自然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的。有个法在，有个接引，或有个佛成，都不相干。这样的‘聪明’人还是少知道点道理好，道理越多越误事。昨天，瑞安的几位居士找我谈禅，我问他们参什么话头，他们一个也没参话头，都在研究禅宗义理。研究文字义理有什么用？都是打妄想。还是提起个话头来参究，隔断妄想，倒容易成就。修净土也一样，要不打妄想，专心念佛。有个‘聪明’人破念佛，他说：比如儿子一直喊‘妈妈、妈妈’，母亲心里不烦吗？你整天念‘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’，阿弥陀佛不也烦死了吗？说这话的人好像很聪明，很懂道理，其实这不是真聪明，全是妄想。一、他不知道，佛与凡夫不同，佛是无心相应，哪有烦恼？二、他不知道念佛的落处，念佛不是喊阿弥陀佛，而是仗佛号洗心革面，密密转移妄念，令心空净，心即是土，土即是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日久功深，必得生极乐净土，亲见阿弥陀佛。‘聪明’人讲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老公公、老婆婆一心念佛的好。

所以圜悟勤禅师说‘且喜没交涉’。没交涉，就是扯不上关系、毫不相干。

如今众中多错会，瞠眼云：‘在这里！左眼是日面，右眼是月面’，有什么交涉？驴年未梦见在！只管蹉过古人事。

众，指学禅的大众。错会，就是错误理解。他们瞪瞪眼睛说：禅就在这里啊，‘日面佛’是左眼，‘月面佛’是右眼。这全是错误理解，胡说八道！看来不但是现在，从古就有这样的人，不去真参实究，参禅不起疑情，不用功，尽打妄想、说道理。所以圜悟勤禅师说：‘有什么交涉？驴年未梦见在！只管蹉过古人事。’蹉过古人事，是指落入意识分别，错过了借古人因缘而自己悟道的机会。说到这里，不免有人要问：‘禅不是在日常动用中吗？一切作用，皆是佛性的妙用呀！怎么说不是呢？’是的，一切日用，都是佛性的作用。但是不能认作他、住著他，一有所住便成窠臼，就不是了。

只如马大师如此道，意在什么处？

这样理解也不对，那样理解也不对，那么马大师说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，到底意在何处呢？到底意在什么处，诸仁还会么？问著圜悟也张口不得！

有的云：‘点平胃散一盏来’，有什么把鼻？到这里，作么生得平稳去？

平胃散，是过去一种平常的药，治胃病的。有的人只图口头油滑，不老实参禅，搜集一些禅语，学著打机锋，见马祖说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，就来上一句：拿一碗平胃散来给大师喝。这种不契实意、乱打机锋的毛病最坏。所以圜悟勤禅师说：有什么把鼻？比方一把瓷壶，旁边安个把手，古时叫‘把鼻’。没有把手就没捞没摸，比喻没有摸索著真意，没有著落。这种人只是口头油滑，其实心里乱得很，一点也不安稳。所以圜悟勤禅师说：‘作么生得平稳去？’

所以道：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；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

识得本来，只到法身边。亟须绵密保任、时时观照、念起不随、无所得、无所求、二六时中历历孤明，方入法身正住。更须向上，孤明也不可得，亲证报、化，才能圆成佛果。‘向上一路’，就是指法身向上之事，此事千圣不传。为什么不传？因为没办法传。这不是一件东西，我把它交给你就算传给你了。法身向上之事，只能自证自悟、通身放下、桶底打穿，别人用不上劲。修净土也是这样，并不是佛把你拉到净土去。你的心

好比一潭水，水面平静（比喻没有妄想执著），天上的月亮（比喻佛）就会清晰地映在水里。你心里有佛，定会与佛感应道交，这就叫蒙佛接引。

‘学者劳形’，学者指修行人，形指身体，劳形就是使身体很疲劳。就像马祖年轻的时候，只管打坐，那就是学者劳形。‘如猿捉影’——就像猴子捞月亮一样。大家一定知道猴子捞月亮的故事。‘高高山顶上，孤月照寒潭’，水中的月亮，亮晶晶的，很好看。一群猴子挂在树上一只连接著一只吊下去，要把水中的月亮捞出来，那能捞得到吗？‘水中且无月，月是在青天’，其实根本用不著捞，月亮本来就好好地在天上挂著，猴子本来就美美地沐浴在月光中。这很像骑著马找马。砖头不能磨成镜子，水中的月亮也捞不出来，所以怀让禅师提示马祖：磨砖既不成镜，坐禅怎么能成佛呢？

有些人要升官、要发财，不惜杀人害命办坏事。金钱、地位、名誉、面子，都是水中的月影啊，都了不可得，一口气不来，半点也带不去。为此而不择手段，岂不是‘如猿捉影’么？到头来‘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’，还要随业受惨厉的恶报。

只这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极是难见。雪窦到此，亦是难颂。却为他见得透，用尽平生功夫指注他。诸人要见雪窦么？看取下文：

雪窦重显禅师是云门宗第四代祖师。雪峰禅师的弟子云门文偃创立云门宗，偃传香林澄远，远传智门光祚，祚传雪窦重显。雪窦禅师拈出一百则公案，为启发学人透脱，在每则公案后面都写了一个颂，这就是《颂古百则》。后来，临济宗的圜悟勤禅师为了进一步启发学人，逐条讲解《颂古百则》，由学人记录，结集成书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《碧岩录》。圜悟禅师说：这则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公案很是难透（极是难见），雪窦禅师到这里，也难以写颂。但他见得透、悟得彻，用尽平生功夫，直下指出，为公案作了注解。各位要见识雪窦禅师的境界么？请看下文。

下面就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：

日面佛，月面佛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

五帝三皇已成为历史陈迹，过眼云烟，了不可得。而佛性却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亘万古而长存，历沧桑而不变。昔嵩岳元圭禅师打坐时，见一帝王，形貌非常奇伟，率随从威风凛凛而来。禅师问他来干什么，他说：你难道连我也不认识吗？禅师说：我观佛与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对您能另眼

看待吗？那帝王说：我是岳神，掌握著人类生死的大权，能让人活，也能令人死，你怎么能用平常的眼光看我呢？禅师说：我本来就不曾生，你能令一个无生的人死吗？在我看来，身体和虚空不二，我和你不二，你能让虚空和你损坏吗？就算你能损坏虚空和你，我却是不生不灭的，你尚且没有证到这个‘我’，又怎么能让我生让我死呢？禅师讲的这个‘我’，便是法身，便是明心见性的性，这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。那岳神却是根性大利，竟能言下知归，他原不知道有法身不生不灭之事，经禅师开示，却顿然明白了。他向禅师顶礼，恭敬地说：我比别的神正直，也比别的神有智慧，谁知您的智慧更为广大。请您传授给我正戒，使我也能得度。

所以雪窦禅师为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写颂，便直下指注：‘五帝三皇是何物’。宋朝的神宗皇帝认为这一句不好，说这个颂‘讽国’，为此不允许把《颂古百则》收进大藏经。可见皇帝的私心颇大。唐朝的宣宗是一代英明君主，信仰佛教，拥护三宝，修复旧寺，广兴佛法。他未做皇帝之前，遭武宗猜忌，便诈死潜逃，到香严禅师门下剃发作沙弥。香严禅师为庐山瀑布题诗：‘穿云透石不辞劳，地远方知出处高’，沙弥随口续上两句：‘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’，他是一心要作皇帝的哟。后来沙弥到盐官齐安禅师那里参禅，当时黄檗希运禅师在那里作首座。沙弥见黄檗禅师拜佛，便说：‘不著佛求、不著法求、不著僧求，长老礼拜，当何所求？’禅师说：‘不著佛求、不著法求、不著僧求，常礼如是事。’禅师洒脱，不作拜佛想，却是常拜。沙弥说：‘用礼何为？’此语已落断灭空，这也是著相，著了非法相。禅师打了他一掌，他说：‘太粗生！’他没在这一掌下开悟，反说禅师太粗暴了。禅师说：‘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粗说细！’随后又打两掌。后来沙弥作了皇帝，还没忘这个茬。黄檗禅师圆寂后，宣宗竟谥他‘粗行禅师’。宰相裴休是黄檗禅师的入室弟子，知道这三掌的故事，便向皇帝上奏：‘三掌为陛下断三际也。’宣宗毕竟是信佛的皇帝，就改谥‘断际禅师’。

唐宣宗是有名的信佛皇帝，尚这样自私，况宋神宗乎？宋神宗只认为‘此颂讽国’，却不知道‘五帝三皇是何物’这句话早就有了，雪窦禅师是借来引用。过去禅月禅师写过一首诗——《题公子行》：‘锦衣鲜华手擎鹘，闲行气貌多轻忽，稼穑艰难总不知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’鹘是一种比鹰还凶的猛禽，用鹘毛做的扇子异常名贵。看这公子哥，穿著鲜丽的衣服，手里摇著鹘毛扇子，没事闲逛，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。不但不务正业，而且不学无术。不但不知道农民种地的辛劳，而且一点也不懂历史，不知道‘五帝三皇’是怎么回事——五帝三皇是何物？

雪窦禅师引用了这句诗，将这句诗赋以新意，直下为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作了注解。一句‘五帝三皇是何物’就把此公案注解完了。那么雪窦禅师意在何处？诸位要见雪窦意么？须要向后退身、截断我执、泯除意识分别才行。昔远录公问兴阳剖侍者：‘娑竭出海乾坤震，觌面相呈事若何？’娑竭，是海龙王的名字。觌面相呈，比喻自性朗然现前，又比喻两个见性的面对面问答。自性朗然现前之时，就像龙王出海一样，乾坤为之震动。现在我们俩觌面相呈，要说句亲证自性的话，又怎么说呢？剖云：‘金翅鸟王当宇宙，个中谁是出头人！’金翅鸟以龙为食，金翅鸟王是鸟中之王，它拿龙王当点心吃。当宇宙，就是正在宇宙中翻飞。你用‘龙王出海’作喻，我就用‘金翅鸟王当宇宙’相比。此时谁敢出头！此时还有‘觌面相呈’吗？还有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印证吗？前则公案讲过‘髑髅识尽喜何立？枯木龙吟销未干’，还在欢喜，那就是意识分别尚未除尽。枯木里还有龙吟之声，还没有销干净啊。至此远录公仍不惺惺，又说：‘勿遇出头，又作么生？’他还在抱著见性的境界不放，落在光影里还不自知。剖云：‘似鹘捉鸠君不信，髑髅前验始知真。’鸠是斑鸠，是一种体形不大的鸟。真的见性必定能扫荡一切意识分别，就像凶猛的鹘抓斑鸠一样容易。我已经给你作了‘金翅鸟吃龙’、‘宇宙装海’的比喻，你还不信那？还要强出头啊？你若还抱著「见性’的概念（这正是意识分别）不放，到生死关头现前的时候，就考验出您的真假了！远云：‘恁么则屈节当胸、退身三步。’远录公到这里却退缩了，可见他当面错过，并未一把擒来。到这里须是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’始得，酬他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’也须是‘打死了喂狗’方可，这才叫‘一把擒来’，才算得上‘真报佛恩’。若证不到这里，就不可能领会得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的真意。剖云：‘须弥座下乌龟子，莫待重遭点额回！’须弥山很大，山腰是四王天，山顶是忉利天。拿须弥山当座位，比喻法身广大无边。须弥山下有个乌龟，时时伸出头来，一点它的头，立即就缩回去了。诸位，兴阳（地名）剖侍者的这句话，是比喻什么，我想大家该明白了。所以‘五帝三皇是何物？’这一句话就把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颂尽了。下面是雪窦禅师讲自已刻苦修行的心路历程：

二十年来曾苦辛，为君几下苍龙窟。

这里所说的‘君’，就是指明心见性的‘性’，法、报、化三身的‘法身’，彻悟本来的‘本来’。刚才讲过嵩岳元圭禅师的襟怀，以启大家对‘了生脱死’的正解。若非彻悟本来，襟怀何能如是博大？何能如是潇洒自在？为了彻悟本来，雪窦重显禅师历尽艰辛，苦修了二十年。几度丧身失命，都是为了它呀！都是为了这个‘君’。骊龙颔下有珠，异常珍贵。雪窦禅师用骊龙之珠比喻这个‘君’。下苍龙窟里摘取骊龙之珠，

比去老虎嘴上拔毛更为艰辛，需要何等的坚强意志、需要何等的毅力才行啊！我们呢，才做了一年功夫，就叫苦连天：哎呀！怎么还没有消息呀？是这个法不灵吧，换个法修修。要是这样，到弥勒佛下生，也无了期。当年二祖见初祖，白雪齐腰。达摩祖师在洞里坐著不动，二祖也不敢讲话，就站在洞外等，雪下得很大，都埋到了腰部。这是何等的毅力？‘宝剑锋自磨砺出，梅花香从苦寒来’，能历此等艰辛，能有此等毅力，你的好消息就来了，结果就圆成了。

修任何法门，都要能耐艰辛、发长远心才行。修净土就要长远地不离佛号，参禅就要长远地不离话头。禅宗的公案很多，取一则透不过的公案长远地挂在心头，如鸡抱卵，不得暂离。当年三峰禅师已识得本来，看到‘德山托钵’公案仍透不过去。‘德山托钵’公案是这样的：德山禅师座下有两个出众的弟子，师兄是岩头全豁，师弟是雪峰义存。当时雪峰禅师在众中作饭头，给大众做饭。有一天饭熟得晚了点，德山托著饭钵来吃饭，雪峰看见师父来了，便说：‘钟未鸣、鼓未响，托钵向什么处去？’德山没说话就低头回方丈去了。一会儿岩头来了，雪峰把刚才的事告诉岩头，岩头说：‘大、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！’大德山是指德山禅师，小德山是指雪峰禅师。他这话是说师父和师弟都没有透彻‘末后句’。德山知道了，把岩头喊来，问：‘汝不肯老僧那？’你不承认我吗？岩头‘密启其意’——秘密地、悄悄地告诉德山。德山禅师第二天上堂说法，就与往常不同了。岩头听了，拍手大笑：‘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。他后天下不奈伊何。虽然，也只得三年活。’此后，德山果然只活了三年就圆寂了。

三峰禅师透不过这个公案：难道是师父不行吗？一定要徒弟告诉他吗？‘密启其意’启的是什么意？他说三年，德山就活三年，难道他给德山授记吗？这么许多问题都透不过去。透不过就参哪！参得‘头面俱肿’——头、脸都肿起来了。就这样久久坚持，疑情不断，艰苦受尽，触机遇缘，好消息就要来了。有一天，三峰禅师到后院去，听到劈竹子的声音，‘啪！！’一下子就打开了。我们修行，不能一下子修黄教，一下子修红教，一下子又改念佛、或是参禅。见异思迁，就一事无成了。修任何法门都应该持之以恒。要像雪窦禅师那样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不怕艰难困苦，‘二十年来曾苦辛，为君几下苍龙窟’。

屈！堪述。

屈，就是冤屈。冤枉啊！为什么冤枉？啊！原来我们本来是佛啊。我们原先不知道，为此事历尽艰辛，修啊！修啊！噢！原来如此！此事与苦修竟然毫不相干，原来竟是白费劲！诸位，

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，佛性时时都在你面前放光，是你自己不肯承当啊。不肯承当，就是有妄想，有执著。释迦牟尼佛夜睹明星成道时就说：‘奇哉！一切众生俱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’我们只要放下妄想执著，当下就是佛，何用‘二十年来曾苦辛，为君几下苍龙窟’？这不冤枉吗？所以叫屈！

堪述，就是也值得说说。这辛苦没有白受，值得一提。为什么呢？明白了宇宙、生命的本源，超脱了一切束缚，不再为生死所拘，自在逍遥，无往不利了。我们修道见性，有三种不同情况：

一、参禅念佛几十年。
二、修心中心法三年。
三、直指你当下见性。

三种荐得的本性都一样，但力用却不同。第一种力量最大，第三种力量最小。第三种得来容易，未曾费力，不知道珍重保护，常常轻忽，守不住而流浪。更或以为平常，未发神通，而怀疑。他不知道这平常心————‘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知’就是佛，总在神通上追究。殊不知，神通是枝末，悟道是根本。根本既得，只绵密扫荡习气，神通不求而自得。所以当面错过。这种人，就像前面说的纨夸子弟，浪荡公子，祖上留下的基业，得来容易，不知护守，轻易地给糟蹋了。又像《法华经》里所说的呆公子，不知自身的尊贵，而流落街头乞讨，岂不冤屈！第一种，参禅念佛，得来不易，历尽艰辛，几经生死，经过几十年的持续磨炼，才得见性，所以力量大，遇事不惑，透得过一切顺逆境，不为生死所染。

明眼衲僧莫轻忽。

明眼衲僧，是指彻悟本来的人。彻悟本来，就能洞察一切，不为所拘，这叫‘顶门具眼’。彻悟本来，就会善观机缘，以非常的手段启发学人，这叫‘肘后有符’。就算你是顶门具眼、肘后有符的明眼衲僧，到了‘日面佛，月面佛，五帝三皇是何物’这里，也不可轻轻放过（轻忽就是轻轻放过），大须仔细！‘明眼衲僧莫轻忽’是雪窦颂的最后一句，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若不仔细，岂不成了‘远录公第二’，所谓‘颟顸佛性、笼统真如’，怎能敌得生死？！当远录公说完见性的境界，‘觌面相呈’时，剖侍者讲的‘金翅鸟王当宇宙，个中谁是出头人’，旨在启发远录公不能著在‘乾坤震，觌面相呈’的光影里。远录公说‘忽遇出头，又作么生？’竟是抱著光影不放。‘似鹘捉鸠君不信，髑髅前验始知真。’指出生死事大，又加一重钳锤。‘恁么则屈节当胸、退身三步。’远录公不得不放下光影

（应在前句放下，至此已迟八刻），却又落在概念里。这真是：落进落退，难脱滞碍，放下光影，捡起布袋，有心可心，仍是捏怪，生死门头，岂能自在！正当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、‘五帝三皇是何物’之时，确是‘轻忽’不得的。所以说：‘须是仔细始得’。珍重！

第四则　德山挟复问答

我们已经讲过三则公案了。可以看出，悟道的大祖师胸怀坦荡，赤裸裸，净洒洒，更无一丝一毫的挂碍。好比云散长空，青天彻露，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。正当此时，古往今来、上下十方，任君纵横，时时处处平等无碍，岂有好与坏、是与非、有与无、对与错之隔？倘稍涉趣向，略有取舍，便成滞碍。所以说‘青天白日，不可更指东划西’，此谓之‘把定’。

禅者会面，语默相对，觌面相呈，作家相见，当此时节，逢此因缘，岂能乱打机锋，胡说八道！必是函（盒子）盖（盒盖子）相投，应机酬唱。或擎拳竖拂，或戏笑呵骂，或语或默，或动或静，自有其落处。如箭锋相拄，恰到好处。所以说‘时节因缘，亦须应病与药’，此谓之‘放行’。

所谓‘官不容针’者，乃‘把定’也，岂容你指东划西，自讨没趣；所谓‘私通车马’，大须‘放行’，不然失却一只眼也。那么，放行怎么放？把定怎么把？何处应放行？何时须把定？放行好，还是把定好？请看《碧岩录》第四则‘德山挟复问答’：

德山到沩山，挟复子于法堂上，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，顾视云：‘无！无！’便出。（雪窦著语云：勘破了也。）

‘德山棒，临济喝’誉满禅林，德山、临济两大禅德，是禅宗里棒喝交驰的两位大祖师。德山宣鉴禅师，俗姓周，二十岁出家，精究律藏，于性相诸经，贯通旨趣。他原在四川讲《金刚经》，时称‘周金刚’，著书注解《金刚经》，书名《青龙疏钞》。他听说南方禅宗倡导‘见性成佛’，顿悟本来，当下是佛。他以为是‘魔说’。依教下的理论，须要千劫学佛的威仪，万劫学佛的细行，然后成佛。他南方魔子，竟敢说即心是佛！于是他便发奋，担著《青龙疏钞》，直往南方，去破这些魔子。走到澧洲这个地方，见一位老婆婆在路边卖油粢。油粢是当时的一种食品，类似于现在糯米做的汤团。他走得肚子饿了，便放下担子，要买油粢作点心吃。老婆婆问他挑的是什么，他说是《青龙疏钞》，解释《金刚经》的。老婆婆说：‘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若答得出来，我就布施油粢给你作点心；若答不出来，就请你到别处去买。’德山说：‘可以，你问

吧。’老婆婆说：‘《金刚经》云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上座您要点哪个心呢？’德山善于讲《金刚经》，原以为自己通达经中奥义，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得住他，谁知到这里却被一个老婆婆问倒了。他干瞪眼答不出话来，老婆婆就指示他去参问附近的龙潭崇信禅师。

德山到了龙潭禅师那里，一进门就说：‘早就向往龙潭，谁知到了龙潭，潭也不见，龙也不现。’龙潭和尚从屏风后走出来，说：‘你已经亲自到了龙潭了。’诸位，‘潭也不见，龙也不现’怎么会是‘亲到龙潭’呢？这就是接引他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‘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’假如见潭、见龙，那就著相了。不见潭、不见龙，正好离相而见本性。再者，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离相的啊，‘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’。龙潭禅师是一语双关！但周金刚当时心粗，没有当下契入，只是依礼貌顶礼而退。到了晚上，德山入室参问，他善讲《金刚经》，讲了很多《金刚经》的义理，龙潭禅师只是唯唯噢噢应付。天已经很晚了，龙潭和尚说：‘夜已深，你下去休息吧。’德山就道个珍重，揭帘而出。他一看外面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便又退回，说：‘外面黑。’龙潭禅师就卷了个纸卷当蜡烛，点著了递给德山。德山刚接到手里，龙潭禅师却‘扑’地一下把火吹灭了。德山豁然大悟，立即向龙潭禅师礼拜。‘吹烛’怎么就能悟道？这里面有什么道理？若诸位在这里透不过，回去好好参一参。龙潭和尚说：‘你见了个什么，便礼拜？’德山回答说：‘从今以后，我再不怀疑天下老和尚说的话！’

第二天，龙潭禅师上堂云：‘可中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（自老婆婆始，早已两棒三棒了也！）。他时异日，向孤峰顶上，立吾道去在。’德山把《青龙疏钞》堆在法堂前，举著火炬说：‘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；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’从这种词语里，可以看出德山禅师的文彩，那《青龙疏钞》一定写得‘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’。太虚、巨壑（大海）比喻佛性，玄辩就是玄妙的思辩，枢机比喻聪明智慧。穷尽了玄妙的思辩，也只像一根毫毛放在太空里；竭尽了世间的聪明才智，只好比一滴水投入大海。佛性就是如此广大无边。德山禅师竟把他沥尽心血写成的《青龙疏钞》付之一炬。‘吹烛悟道’之后，德山禅师听说沩山的道风很高，座下有一千五百人，便要‘作家相见’，来参沩山。

沩山灵佑禅师，是沩仰宗的创始人，乃百丈禅师的法子，马祖禅师的法孙。百丈禅师座下有一司马头陀，善观地理，他告诉百丈禅师，湖南境内有一山，名曰大沩，风水很好，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所居之处。当时，灵佑禅师在百丈那里作典座，百丈禅师就遣典座去住大沩山。沩山山势险峻，渺无人迹，灵佑禅师与猿猱为伍，采橡栗充饥，一住就是六七年，却无人上

山。灵佑禅师想：我住这里，本是为了利益学人，今无人往来，何必在这儿作自了汉？便离开草庵，准备下山到别处去。走到山口，看见许多狼虫虎豹拦住去路，灵佑禅师说：‘你们不用拦我。我若与此山有缘，你们就各自散去；我若无缘，你们不用动，我向前走，任你们吃。’话刚说完，狼虫虎豹就四散而去，沩山禅师便又回庵。又过了不到一年，懒安上座领了十多位僧人，从百丈禅师那里来，辅助沩山禅师。此后山下居民逐渐知道了，就帮著修建寺院。学人也渐渐多了起来，不但地方官支援，就连宰相裴休也曾上山问法，很快就成了一千五百众的大道场。

德山到了沩山，挟复子于法堂上。复子是僧人行脚用的包裹，挟复子就是拿著包裹。他连包裹也不解开，背著包裹就上法堂了。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。他来回走动，要做什么？禅者风范，一举一动都在说法，不一定非要说话才是说法。顾视云：‘无！无！’顾视就是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。没有！没有！你们法堂上什么都没有，就连我走来走去都没有，他这是表示彻底悟道了。说完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法堂而去。雪窦禅师在这里著语‘勘破了也’，勘破就是看透了你的行藏。诸位，是德山看透沩山，是沩山看透德山，还是雪窦看透了他们俩？你们说说看，你们能不能也看透雪窦？凡是下语，都有尾巴，雪窦在这里已是草丛里露身了也！真见道人，一法不立、一丝不挂、赤裸裸、净洒洒，方与自性相应。你若是有个‘看透’在，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沩山禅师是大手笔宗师，坐著不动，也不管他，看他有什么伎俩！这就是‘官不容针’之处，在这里有一点点伎俩，就是‘半青半黄’，有一点东西也不彻。法战的第一个回合，德山吃了个败仗。

德山至门首，却云：‘也不得草草。’便具威仪，再入相见。沩山坐次，德山提起坐具云：‘和尚。’沩山拟取拂子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。（雪窦著语云：勘破了也。）德山背却法堂，著草鞋便行。

德山走到门口，却说：‘也不得草草。’不能这样马马虎虎，吃了败仗就走啊，他还要回去翻翻本。具威仪就是具有行为规范，要有礼貌啊。沩山是一山的祖师，客人来了，要向祖师磕头礼拜的。坐具，是僧人专用的、有一定规格的方布。打坐时铺著，礼拜时作拜垫。沩山在法堂上坐著，德山按规矩礼拜完了，提起坐具，说：‘和尚。’德山要用语言挑动沩山，使沩山有所举动，他要引人下水。沩山就要去拿拂子，拂子就是拂尘，要拿拂尘打他。你来翻本，用语言挑逗，要引人下水，就该吃打。德山便喝，德山好快啊！你想拿拂尘打我，我先喝你，不等你打，拂袖而出。喝也有喝的道理：你还有这个在呀！还要拿拂子啊！这就是主人和客人的转换。作家相见，应机转

换，不然就死在边上了。雪窦禅师在这里又著语‘勘破了也’，诸位，这又是谁勘破谁呢？德山背对著法堂，穿上草鞋就走了。法战的第二个回合，德山讨到了便宜。沩山落败了么？沩山是大作家，他自有出身之路。

沩山至晚问首座：‘适来新到在什么处？’首座云：‘当时背却法堂，著草鞋出去也。’沩山云：‘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’（雪窦著语云：雪上加霜！）

沩山并不忙，缓缓地到了晚上才问首座：‘刚才新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啊？’首座说：‘当时就背对著法堂，穿上草鞋走了。’沩山说：‘这个人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’沩山话里有刺：你见我取拂尘，急忙就喝；讨了便宜，匆匆就走啊，狐狸尾巴早露出来了。这就像‘灵龟曳尾’，扫去了足迹，又留下扫迹。沩山禅师是大作家，不慌不忙地到了晚上，抓住这狐狸尾巴轻轻一提，就打完了这场法战的第三个回合，圆了这个公案。以后德山禅师手提大棒，孤峰据坐，呵佛骂祖，打风打雨，也没有跳出沩山禅师这句不疾不徐的话。所以雪窦在此著语：‘雪上加霜。’

下面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：

一勘破，二勘破，雪上加霜曾险堕。

这则公案可分三段：一勘破、二勘破、雪上加霜。

‘一勘破’，是指德山无风三尺浪、平地起骨堆，要与沩山‘作家相见’，挑起一场法战，交流交流心得。怎奈沩山禅师稳坐钓鱼台，不为他所动，德山不得不败阵而归。当年南泉山下有一庵主，别人告诉他：‘近日南泉和尚在山上聚众说法，你怎么不去拜见他啊？’庵主说：‘别说是南泉和尚，就是千佛出世，我也不去。’看来他已经很有把握了，能不为一切境界所动。南泉禅师听到了这件事，就派他的弟子赵州禅师去勘一勘真假。赵州见了庵主便礼拜，庵主看也不看。赵州又从东过西、从西过东（颇似德山），庵主还是看也不看。赵州没办法了，把门上的帘子拽下来，说：‘草贼大败！’意思是说：你打了败仗，你不敢讲话。庵主还是不理他。赵州彻底没辙，只好狼狈而去（这与德山的第一个回合大败而归，何其相似）。赵州败阵回山，将此事告诉南泉，南泉说：‘我从来疑著这汉。’他要亲自去勘一勘（也要翻本）。第二天，南泉禅师带著沙弥，提了一壶茶，拿了三只碗，来到庵里，往地上一放，便说：‘昨日的，昨日的。’庵主说：‘昨日的，是什么？’（庵主上钩了也。这与德山挑逗沩山取拂尘，又何其相似）南泉拍了拍沙弥的背，说：‘赚我来，赚我来。’拂袖便回。

‘二勘破’，是指德山不甘落败，还要回去翻本，礼拜了，叫一声‘和尚’，挑逗沩山拿拂子打他，仗著年轻，眼明嘴快，脚也利索，喝一声便走，讨得了便宜，胜了第二个回合。得意不可再往，便背向法堂，穿上草鞋，匆匆下山去了。好险哪！要不是眼明、嘴快、脚也快，拂子就打在身上了。这就是雪窦颂里的‘曾险堕’。雪窦禅师是三段一气颂来，把‘曾险堕’放在句后，既脉络清楚，念起来又朗朗上口。可见雪窦禅师不但见地透彻，而且文才不俗。

‘雪上加霜’，是指沩山禅师极其稳健，不慌不忙，贼过后再张弓，也能准准中的。缓缓地到了晚上才问首座，稳稳地对著大众评论德山。要不是他一千五百人的善知识，怎能有如此手段？沩山禅师岂是泛泛，他创立了沩仰宗，是大手笔的开宗祖师。德山禅师能从这里讨得便宜，已经是很难得了。

飞骑将军入虏庭，再得完全能几个？

飞骑将军，是指汉武帝时代的‘飞将军李广’。李广武艺高强，勇猛善战，尤精骑射。有一次，他带著人马巡逻，巡到山麓，遥望有一只猛虎在草丛中蹲著。他急忙张弓搭箭，向老虎射去。他有百步穿杨的绝技，箭不虚发，当然射中。谁知走近草丛，仔细一瞧，并不是虎，而是一块大石头。箭透石中，羽露石外，用手拔箭，竟拔不出来。李广颇觉奇怪，再射这块石头，一点也射不进去了。心力不可思议，就像鸠摩罗什举鼎一样。鸠摩罗什小的时候，跟他母亲去寺里拜佛，看见一个大铁鼎，他过去一举就举起来了。举过后，他觉得奇怪，心想：我小小年纪，怎么能举起这么重的铁鼎呢？再举，就举不动了。心一起分别，力量就不足了。若没有这分别心，神通就发现了，举鼎射石，都不在话下，嗖！一箭就能射进石头里去。

虏庭，是指匈奴的地盘。入虏庭，就是深入到匈奴的占领区。有一次，李广奉命出雁门关抵抗匈奴。匈奴的首领单于，设计层层埋伏，李广寡不敌众，竟被生擒活捉。李广假装伤重而死，他们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之间的网兜里。李广偷眼看见旁边有一个匈奴兵骑著一匹好马，就突然腾身跳上那马，将匈奴兵推落马下，并夺了他的弓箭，快马加鞭，向南回奔。匈奴追赶，李广箭不虚发，射退追骑，竟然脱身逃回。能有几个武将有这等死里逃生的本领啊？所以说：‘再得完全能几个？’

‘飞骑将军入虏庭，再得完全能几个？’是比喻德山禅师，不甘法战落败，再回去相见，仗著手眼灵活，讨得了便宜。就像飞将军李广死里逃生一样。

急走过，不放过，孤峰顶上草里坐。咄！

急走过，是说德山禅师讨了便宜之后，著草鞋便行，急急地下山去了。不放过，是说沩山禅师不放过他，缓缓地到晚上才评论他：‘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’说他以后会‘孤峰顶上草里坐’。为什么说‘草里坐’呢？这叫‘落草为人’，开堂说法、接引大众、弘法利生，就是落草。本来任何事情都没有，你还要‘早上堂、晚入室’啊。早上上堂，是对大众普讲，普遍性的开示；晚上入室，因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，晚上个别引导。晚入室又叫‘请益’，去请师父开示，可使自己进步。接引大众总要讲话，这样讲、那样讲，说来说去都是白说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，真实意义不在言处，真实的佛性是无话可说、意想不到的。指东划西地说啊、说啊，岂不就是‘落草’么！

咄！本来海清河晏、世界清平，你在那里指东划西、说三道四干什么！

雪窦禅师所写的颂就讲到这里，下面是圜悟勤禅师对该颂的评唱：

雪窦颂一百则公案，一则则焚香拈出，所以大行于世。

雪窦禅师为《颂古百则》写颂，把紧要的地方，把公案的隐晦处，呕心沥血，剖析出来。用自己的心得，引导大众，所以说‘一则则焚香拈出’。就像供养佛一样，供养大众。因此大行于世，广为流传。那时《颂古百则》风靡禅林，禅宗学子纷纷学习、研究。但宋神宗却不许入藏，不允许把《颂古百则》收进大藏经。他以为‘五帝三皇是何物’（见前则公案‘日面佛月面佛’）这句话‘讽国’，讽刺国家，不把国家的皇帝放在眼里。他不是修行人，太自私了。但他却挡不住《颂古百则》大行于世。

他更会文章，透得公案，盘礴得熟，方可下笔。何故如此？龙蛇易辨，衲子难瞒。

雪窦重显禅师不但文化水平很高、文章写得很好，而且见地透彻、透得过公案。能够左盘右旋、左绕右弯，用画龙点睛之笔，将不落语言、不犯思维之处，和盘托出。他自己反覆推敲，到非常熟练的时候，才下笔写颂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‘龙蛇易辨，衲子难瞒’哪。龙，比喻开悟的人；蛇，比喻未悟的人。开悟不开悟倒容易辨别，但要写颂，必用语言文字，而佛性却是不落语言、非关文字的。用‘有言’烘托出‘无言’，谈何容易！弄得不好，自己也落进去了，怎么能瞒得过

开悟了的明眼衲僧呢？就像舞动太阿宝剑一样，不但要舞得圆团灵妙，还要绝不伤锋犯手才行。

雪窦参透这公案，于节角聱讹处，著三句语，撮来颂出。雪上加霜，几乎险堕。

雪窦禅师参透了‘德山挟复问答’，在这公案的转折处，著了三句语。节角聱讹处，就是公案里错综复杂的转折处。三句语，就是两句‘勘破了也’，一句‘雪上加霜’。撮来颂出，就是三句语连起来，一气成颂：‘一勘破，二勘破，雪上加霜曾险堕。’

只如德山似什么？一似李广天性善射，天子封为飞骑将军。深入虏庭，被单于生获。广时伤病。置广两马间，络而盛卧。广遂诈死，睨其傍有一胡儿骑善马，广腾身上马，推堕胡儿，夺其弓矢，鞭马南驰，弯弓射退追骑，以故得脱。这汉有这般手段，死中得活。雪窦引在颂中，用比德山再入相见，依旧被他跳得出去。看他古人，见到、说到、行到、用到，不妨英灵。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，方可立地成佛；有立地成佛的人，自然杀人不眨眼。方有自由自在分。

杀人不眨眼，就是要杀死诸位的妄情，杀死诸位的意识卜度，杀死诸位的取舍之心。把这些杀尽，妄心死透，再活转来，就救了你的法身慧命。当年云门禅师参访睦州禅师，睦州一见他来，就把门关上。云门在外面敲门，睦州问：‘作什么？’云门说：‘己事未明，乞师指示。’睦州开门一见，便又立即关上。一连三天都是这样。第三天，云门等他刚一开门，就跳了进去。睦州还是不放过云门，一把揪住：‘快说！快说！’云门拟议（拟议就是考虑考虑怎么说），睦州一下子把他推出去，砰地一声关上了门，挤伤了云门一只脚。云门痛极了，一时妄念顿空，竟于此时豁然大悟。这杀人不眨眼的手段就如此厉害。现在的人，说他说得重一点，他就不满意了，怎能与道相应呢？若也能像古人那样诚心诚意地用功，今生成道有什么难处？我们若是真肯用功，吃得菜根香、穿得布衣暖就行了，不必欲望太高。若忙忙碌碌，向外求取，死期到来，什么也带不走，那就叫‘弄精魂’，是造生死之业啊。奉劝诸位，自己本来是佛，时时观照，不要著相，心、境都不可得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才能逍遥自在——‘方有自由自在分’。

如今人有的问著，头上一似衲僧气概，轻轻拶著，便腰作段、股作截，七支八离，浑无些子相续处。所以古人道：‘相续也大难。’看他德山、沩山如此，岂是灭灭挈挈的见解？再得完全能几个！

如今的人啊（宋朝时），你问到他，开头还有点衲僧气概，像是个开悟的人。再往下接著问，逼得稍稍一紧（轻轻拶著），就腰一段、股一截，七零八碎，不成人样了。宋朝的时候尚有这样的人，现在如何呢？这叫做‘虾蟆禅，只跳得一跳。’所以古人说：‘相续也大难。’能够不被语言卡住，就像水上葫芦，按著便转，并且恰如其分，这就叫‘相续’。能够如此，谈何容易！现在举一则古人的公案，看看古人相续：

梁山缘观禅师座下，有个园头，是管菜园子的，种菜供大家吃。他是个开悟的人。有一天，有个僧人去挑逗他，要他露个消息。说他：‘你怎么不去问堂头和尚？问一、二则话，结结缘嘛。’园头说：‘除非我不去问，我要去问，须教堂头和尚下禅床立地在！’第二天，梁山禅师上堂，园头站出来问：‘家贼难防时如何？’就是说，妄念纷飞，不可收拾的时候，怎么对付？梁山说：‘识得不为冤。’意思是，你既已知道妄念纷飞，不必睬它，任它自生自灭，不跟它跑。跟它跑是流浪，压制它是‘搬石头压草’，都不行。跟它跑、压制它，都是用的冤枉功夫，认识清楚，不跟它跑，就不冤枉了。园头说：‘识得后如何？’认识清楚了，怎么处理这妄念啊？梁山说：‘贬向无生国里！’本来无生，有就是没有，不睬它就是了，久久妄念自然不起，这就是贬向无生国里。园头说：‘莫是他安身立命处么？’意思是，妄念不起就是安身立命处吗？这样就究竟了吗？梁山说：‘死水不藏龙。’意思是，死住于念头不起的境界，是走了错路。死定就像一潭死水那样，不藏龙——没有什么用处。园头说：‘如何是活水里龙？’梁山说：‘兴波不作浪。’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就是‘兴波’。但毫无挂碍，一点也不往心里挂，做了就等于没有做，这就是‘不作浪’。园头接著说：‘忽然倾湫倒岳时如何？’倾湫倒岳，把山岳都冲倒了，好大的波浪啊！就是说忽然大发脾气，怎么样啊？梁山果然从法座上走下来，一把抓住园头，说：‘　黎！莫教湿著老僧袈裟角。’发脾气只是‘菩萨心肠罗刹面’，吓吓对方，教育他人而已，毫无嗔怒之心。看似倾湫倒嶽之势，还不曾弄湿袈裟角呢！看他古人一问一答，相续得恰如其分，如箭锋相拄。若非见地透彻，焉能如是？

‘急走过’——德山喝，便出去，一似李广被捉后设计，一箭射杀一个番将，得出虏庭相似。雪窦颂到此，大有功夫。德山背却法堂，著草鞋出去，道得便宜。殊不知，这老汉依旧不放他出头在。雪窦道‘不放过’——沩山至晚间问首座：‘适来新到在什么处？’首座云：‘当时背却法堂，著草鞋出去也。’沩山云：‘此子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’几曾是放过来？不妨奇特！到这里，雪窦为什么道‘孤峰顶上草里坐’？又下一喝，且道落在什么处？更参三十年！咄！

‘咄！’就是雪窦禅师在颂后的一喝，这一喝落在什么处啊？圜悟勤禅师评唱完毕，我也该讲完这则公案了。圜悟勤禅师不是真的让你再去参三十年，参一参‘咄！’落在何处。这是一句激励的话，激励你要见当下便见，不要拖泥带水。诸位还见么？（震威一喝）参！

第七十五则　乌臼消得恁么

我们先讲圜悟勤祖师在这则公案前的垂示：

灵锋宝剑，常露现前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

‘灵锋宝剑’，比喻佛性及其妙用。临济禅师说：‘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，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，有时一喝如探杆影草，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。’这里的灵锋宝剑，就是金刚王宝剑。金刚异常坚固，能损坏所有的物体，而不被一切物体所损坏。金刚王是金刚中之王，更是坚固无比。可想而知，这样的宝剑是何等地锋利，故称‘灵锋’。比喻悟道的大祖师睿智无边，能仗此慧剑，斩断一切妄想执著。不但斩断了自己的妄想执著，而且有开示学人的善巧方便，也能斩断学人的妄想执著。

‘常露现前’。常就是不间断。香林澄远禅师说：‘老僧四十年才打成一片。’‘打成一片’就是没有间断，四十年才得到这个‘常’，可见古人用功多么有恒心。现在的人大多缺乏恒心，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念兹在兹，所以修行者多，成道者少。有的人说：‘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没有人能成道了。’他不知道正法、末法只在人心。你有恒心，不怕艰难困苦，就是正法。你没有恒心，朝三暮四，知难而退，那就是末法了。并不是现在连一个人也不能成道。无佛时代，没有佛法的教化，尚有‘独觉’出世。何况现在是有佛时代，还有佛法在啊！你只要有恒心，不怕艰难困苦，或念佛、或参禅、或修密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还怕不能成道吗？一定也会‘灵锋宝剑，常露现前’的。

灵锋宝剑——我们的佛性，常在当人面门放光，无有隐藏。一切行为举止、謦咳掉臂，无不是它的妙用，无不是它的显现。所以说：常露现前！

‘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’杀人，就是杀掉自己和学人的妄想执著，杀掉自己和学人对境生心的夙习。杀掉这些，佛性就会朗然现前。佛性原是天然本具，不从外得，但因对境生心、妄执妄取，因妄而造业，因业而受报，从而生生不息，六道轮回，头出头没，无有出期。杀掉妄执妄取的习气，佛性本自现

成。此即‘杀人刀’也。初除妄执，一念空灵，心平如镜，百骸调适，此时极易著于此境。若死住于此，即是‘死水不藏龙’，就不能起无边的妙用了，故而此时就须‘活人’。活人，就是激励住于死定的学人活跃起来，去掉颠倒妄执。妄念息处，菩提现前。起一切妙用而无取舍，即是一尊大好活佛。此即‘活人剑’也。

这一段话是说，只要我们心空无住、不变随缘、随缘不变，信手拈来皆是妙用。既能除去妄想执著（杀人），又能发起种种妙用利益群生，同时可以为他人作榜样，引人入道（活人）。杀人时绝不会‘伤锋犯手’、藕断丝连，活人时绝不会落入‘窠窟’、漫扯葛藤。何以如此潇洒自在、纵夺裕如？‘灵锋宝剑，常露现前’故也。

在彼在此，同得同失。

善知识与学人觌面相呈，若俱是明眼人，必是彼此一如。尽管机锋转移，乃至宾主互换，也都是‘转辘辘的’，像水上葫芦，按著便转，不会死在句下，这便是‘同得’。本公案中的乌臼和尚与定州来僧就是这样，这是临济禅师所讲的‘主看主’。若是‘宾看主’、‘主看宾’、乃至‘宾看宾’，就不是这样。宾看主，是明眼学人遇上了瞎眼‘善知识’；主看宾，是学人有落处，虽经善知识点拨，还抵死不肯放；宾看宾者，两个俱是瞎汉。慢说宾看宾是‘同失’，就连宾看主、主看宾也是‘同失’——二者共同失去禅宗的宗旨。何以如此？‘为非器众生说甚深法，是菩萨谬’。他不是能契入甚深佛法的根性，你出于菩萨的悲心，硬是为他说甚深的佛法，直指他见性。他不能契入，你即使浑身落草，又有何用？牛须吃草，也要它自己吃才可以。按牛头吃草，岂不是错误么？所以说：是菩萨谬！下面举一则‘主看宾’的公案：

有一僧问百丈禅师：‘抱璞投师，请师一鉴。’璞是玉石，剔除石质，便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，他用璞来比喻佛性。这僧有悟处，他是来求印证的。百丈禅师说：‘昨夜南山虎咬大虫。’诸位听过‘丙丁童子来求火’的公案么？ 丙丁本来属火，却又来求火，比喻你本来是佛，却又来求佛。但这要契在实处，事事无碍，才叫‘脚跟点地’。若契不到实处，只是理解，死在句下，也没有什么用处。我们在这儿不能扯得太远，再去讲‘丙丁童子来求火’的公案。你只要知道，老虎就是大虫，‘虎咬大虫’与‘丙丁童子来求火’是同一种意蕴就行了。这僧来求印证， 求者是谁？印证何物？所以百丈禅师用‘虎咬大虫’作喻。这僧说：‘不谬真诠。为什么不垂方便？’这话前半句还不错，却拖了后半句一条尾巴，那就面目全非了。 既然不谬真诠，还要再垂什么方便？百丈禅师答他：‘掩耳

盗铃汉！’我用‘虎咬大虫’作喻，已经鉴定了你所抱之璞，你若真的已至不疑之地，这不是已经印证过了吗！‘不谬真诠’答得也不错，若‘再垂方便’，说你明心见性、说你开悟，岂不是头上安头吗？真到不疑之地，明即是心、见即是性，何用再说明心见性：觅‘迷’尚不可得，哪里还有‘悟’的概念呢？这僧不是没有悟处，而是落入概念，不能透彻，还要祖师再垂方便肯他。他不能自肯，还要祖师‘鉴’他这‘璞’，要祖师肯，这岂不是自己骗自己么？多么像掩耳盗铃啊！所以百丈禅师答他：‘掩耳盗铃汉！’这僧到此仍不惺惺，却说：‘不遇中郎鉴，还同野舍薪。’中郎就是医生， 能鉴别出药草和柴草的不同。他的意思是，若百丈禅师不‘垂方便’肯他，那他这‘璞’还是和野外破房子里的柴草相同，没有什么价值。百丈禅师便打。百丈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，棒下无生忍，要打掉他的概念，救他让他透彻。这僧挨了棒，大声叫道：‘苍天！苍天！’却也颇似棒下已经透彻的样子。百丈禅师说：‘得与么多口。’这是说，我打你是因为你多嘴，一句‘不谬真诠’已够，还要我‘再垂方便’，还要再引我也多嘴从而浑身落草啊！这僧若在此时将他的粘著抖搂干净，便可赤裸裸、净洒洒，潇洒自在去。谁知他还是死抱著见性、印证等观念不放，反而说：‘罕遇知音！’拂袖便行。他走后，百丈禅师说：‘百丈今日输却一半。’两个人，一人一半。这僧落入概念而不自知，打也没有打醒，输了一半：百丈禅师善巧点拨，不惜行棒，却未奏效，输了另一半。尽管百丈禅师道眼通明，也被这僧带累得输却一半，这岂不是‘同失’么！

‘在彼在此，同得同失’的另一个意思是：两个明眼人机锋相见，得者同得（拓出无住的真如）、失者同失（打失有住的葛藤）。尽管机锋转移、宾主互换，二者仍是浑然一体、无二无别。他们你来我往、有张有驰，契无言之妙旨於戏笑怒骂之际，显无相之本体于擎拳竖拂之间，无彼无此、无得无失，活泼泼地烘托出无挂无碍、自在潇洒的灵明之心。这岂是‘掩耳盗铃汉’所能梦见的么？

若要提持，一任提持：若要平展，一任平展。

提，是高提祖印：持，是把持要津。提持，就是‘官不容针’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：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所谓‘一翳在目，空华乱坠’，犹如‘蚊子上铁牛’，无你下口处！到这里还要辨什么迷悟、分什么宾主？此时‘不落宾主’。

平，是平直：展是舒展。平展就不像提持那样陡峭：无言时不妨有言，以有言契无言也：无相处不碍有相，以有相显无相也。这就是‘私通车马’。所谓‘平常心是道，直心是道场’。横说竖说，犹如峰回路转：交相辉映，颇似帝网宝珠。

故曰‘回互’。岂可拘泥于一言一句、一时一处、一人一物耶？此时‘不拘回互’。

彻悟本来的人，以本份事相见。如果要‘提持’，任凭他们怎样提持，也不会落入‘有宗可宗’：如果要‘平展’，任凭他们怎样平展，也不会失去宗旨。此即是‘若要提持，一任提持：若要平展，一任平展’，因他们‘不落宾主、不拘回互’故也。

且道不落宾主、不拘回互时如何？试举看：

那么，不落宾主、不拘回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？现举出一则公案来看一看。下面就是‘乌臼消得恁么’这则公案：

僧从定州和尚会里，来到乌臼。

定州和尚是神秀大师的徒孙。这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，他是定州和尚的弟子。我们前面讲过马大师的‘日面佛、月面佛’公案，马大师是六祖的徒孙。乌臼和尚是马大师的弟子。神秀大师和六祖大师都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弟子。依禅宗的法脉传承，这定州来僧和乌臼和尚是辈份相当的。诸位都读过《六祖坛经》，当年五祖要传法，令弟子们各作一个偈子，若谁的偈子语意冥符禅宗的宗旨，就付法传衣给他，为第六代祖。神秀的偈子是：‘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 勿使惹尘埃。’明悟本来、观照保任，渐修的次第宛然可见。六祖惠能大师针对此偈而作偈曰：‘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’一法不立、当下即是，顿悟的透脱已显端倪。初祖达摩大师渡海西来，所传的就是顿悟的‘祖师禅’，不须渐修。所以，尽管神秀当时在五祖会下作首座，能代五祖为众讲法，五祖也不把衣法传给他，而是传给当时尚未剃度、在众中很无地位的惠能。六祖惠能大师得法以后，回至岭南，在猎人队中韬光养晦十五年之久，才出世说法，传顿悟法门，世称南宗，谓之‘南顿’。神秀大师法席极盛于一时，世称北宗，谓之‘北渐’。后来，北宗迅速衰落，禅宗就几乎全是南宗的传承了。然而，神秀所传的也是禅宗法脉，北宗也出人才，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就是北宗所出的人才。只有顿悟没有渐修也不行啊，顿悟才登初地，还须上上升进，二地、三地……直至十地满心。何止悟前的念佛、参禅、修密等等修行是渐修，悟后真修不也是渐修吗？所以有人说， 神秀大师是双眼明亮，六祖大师是摩醯首罗一只眼。

乌臼问：‘定州法道何似这里？’僧云：‘不别。’

乌臼和尚问这僧，定州和尚说什么法？和这里是不是一样？这僧回答：‘不别。’和这里没有区别。定州和尚也是禅宗传人啊，禅宗的宗旨没有什么差别。乍听起来，这答语很好，其实已经有落处了——还有一个‘不别’在！

再举一则类似的公案：雪峰义存禅师，为道辛勤，曾三上投子、九到洞山，得法于德山宣鉴，后在鳌山成道，是一千五百人的大善知识。禅宗‘一花开五叶’，共有五宗。他的后代子孙就创立了云门、法眼两宗。雪峰禅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。有一次，他问来僧：‘甚处来？’来僧答：‘近离浙中。’雪峰禅师接著就问：‘船来？陆来？’你是坐船从水路来的呢，还是走道从旱路来的？来僧答：‘二途俱不涉。’这两条路与我都没关系。看来这僧却识得机锋，不是个‘实头人’。雪峰禅师说：‘争得到这里？’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来僧说：‘有什么隔碍？’还有什么间隔、什么分别吗？这与本公案中定州来僧的‘不别’何其相似。雪峰禅师便打，这僧挨了打，跑掉了。十年后这僧又来了，雪峰禅师还是问他：‘甚处来？’他答：‘湖南。’雪峰禅师接著问：‘湖南与这里，相去多少？’他答：‘不隔。’这与十年前的问答同一个意蕴。雪峰禅师竖起拂子，问：‘还隔这个么？’这一问是什么意思呢？禅宗的宗旨，赤裸裸、净洒洒，一法不立。因为学人不知不觉地就落入光影、落入概念之中，一有落处就有隔碍、就有分别了。所以说：‘挂得一丝， 不名解脱’。这是考他是否还有落处。这僧答：‘若隔，即不到也。’若有隔碍，我就不会来到这里了。这明明是在强调无隔碍，不知不觉地落到‘不隔’里去了。雪峰禅师又打，他又跑掉了。这僧后来也坐了道场，见人就骂雪峰禅师。他的一个同参为此登门专访，问他：‘雪峰有何言句？便如是骂他。’这僧便把上述‘不隔’的公案举出。同参狠狠地批评了这僧一顿，并点破了‘不隔’的落处。这僧以后常常悲痛流泪，常在半夜向著雪峰道场的方向烧香礼拜忏悔。

近代有一位无穷禅师，是镇江金山寺挂牌开悟的和尚，曾在四川成都闭‘生死关’。有人举上述‘不隔’公案问无穷禅师：这僧过（过就是过错）在什么处？无穷禅师答：‘过在不隔！’还有个‘不隔’在，就是还有东西没销干净啊！你若肯了他这个不隔，就是‘宾看宾’。明眼祖师正是在此时行棒行喝。他若真彻，必有转身处（就像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）：他若不彻，必死于棒下（就像‘不隔’公案里的那僧）。这时行棒行喝是极妙的手段，一下子就检验出真假来了。

再讲一则发生在汉阳对岸的古公案，问：‘古镜未磨时如何？’意思是，没有开悟以前是什么样的境界？其实，若真的了彻，便没有迷和悟、悟前和悟后等种种隔碍、种种分别。应

该是横亘十方、竖穷三际，不别不隔，浑然一体。答：‘此去汉阳不远。’这个答语不彻。虽然不远，也还有一江之隔，这‘一江’却是‘天堑’哪！被人称之为‘机锋’的禅宗语录，是活泼泼的佛性现量，丝毫也不粘滞于古人的窠臼，当下就截断学人的思维葛藤，引导学人契入佛性。‘不隔’公案里的那僧是粘滞于‘不隔’，去问无穷禅师的人是粘滞于公案。无穷禅师答‘过在不隔’，若问者灵利，当下便可透了这个公案。进而，如何使问者顿契自己的佛性呢？有人将无穷禅师答‘过在不隔’的公案举问师公大愚阿赀黎，愚公改答：‘过在一问！’直下截断问者的思维葛藤。若能在愚公语下透得出，不妨是‘英灵的汉’，从此‘天堑变通途’：若透不出，即使以后坐得道场，也只能是‘魔魅好人家男女’。不别、不隔，要真的无分别、无隔碍才行。还有迷和悟、悟前和悟后等等差别，早已‘隔’了也。

臼云：‘若不别，更转彼中去。’便打。僧云：‘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’

定州来僧答了‘不别’，乌臼和尚说：如果没有区别，你就不必到我这里来，那就还回原来的地方去。说完举棒就打。乌臼和尚正是在关键时行棒，若非这僧就很难转身了。这僧却是个明眼人，他自有转身处。他说：‘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’祖师手里的棒不是轻易用的，要长眼睛看清对方啊，不能马马虎虎、举棒就打。言外之意：我是开悟的人，你怎么能轻易地举棒就打呢？不能瞎打人啊。

臼云：‘今日打著一个也。’又打三下。僧便出去。

乌臼和尚说：我今天正好打著了一个。说完又打了三下。你不是说‘不得草草打人’么，我今天打你并非草草，正好打准了。乌臼和尚这是‘一向行令’，所谓‘千里万里一条铁’。你说打你不能瞎打，你是个有道的人啊！有道还是有东西在，我今天就是要把你这个有道打掉。‘金翅鸟王当宇宙，个中谁是出头人！’这里是触犯不得的。

我们在讲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公案时提到过这句话，这是兴阳剖侍者对远录公所讲的。那是远录公年轻时的事，后来远录公的成就很高，是位很了不起的一代大宗师。远录公就是浮山法远禅师，深达临济、曹洞两宗的宗旨，嗣法临济宗的叶县归省禅师，在曹洞宗大阳警玄（明安）禅师座下盘桓多年。明安禅师有两个异常透脱的弟子，一个是兴阳清剖（即剖侍者），一个是福严审承。可惜他们两个都是英年早逝，以致明安禅师晚年说：‘兴洞上一宗，非远即觉也。’远，就是浮山法远：觉，就是琅邪慧觉。琅邪禅师是汾阳善昭的嗣法弟子，也是临

济宗人，也曾在明安禅师座下盘桓，深达曹洞宗的宗旨。明安禅师八十岁那年，感叹无人可继曹洞宗的法席，便将传法的信物托付给法远禅师，请他帮助物色一个合格的曹洞宗继承人。明安禅师圆寂后，又过了好多年，法远禅师发现了一个能够深契曹洞宗旨的合格人才，他就是投子义青。浮山法远禅师是禅宗的硕德，享誉禅林的‘九带’，就是浮山所作。我们在这里不能扯得太远，但由于前面讲‘日面佛，月面佛’时提到过远录公年轻时的一则公案，所以在这里重提，以便使诸位对他有个全面的了解。就像赵州禅师，人称‘古佛’，是禅宗史、乃至佛教史上著名的硕德。然而，在他早年跟南泉禅师学道时，也勘山下的庵主不得。能从‘一向行令’的机锋下透出，确实不是易事。

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，在乌臼和尚一向行令的时候，并不像远录公年轻时那样讲：‘忽遇出头，又作么生？’这僧至此便走出去，这正是明眼人的作略，走出去是表示‘放过’。你以为我落在开悟、成道等概念里，你要‘一向行令’啊，我已知道你是明眼祖师了，我若再纠缠（就像‘百丈输却一半’公案里那个僧人那样纠缠），不正是被你言中了么？这时走出去‘放过’，正当其时。这个公案到这里也可以圆满结束，可是乌臼和尚却还是不放过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僧好像是在‘撑门拄户’，他是不是仍坚持开悟、成道等概念呢，并没有检验出来，还要再检验检验他。若他仍落在概念里，就是没有‘落在实处’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‘ 若阿罗汉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。即为著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’。诸位，执著「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’还会是阿罗汉吗？阿罗汉不起那样的念头，不作是念。不作开悟、成道之念，才是‘落在实处’。

臼云：‘屈棒元来有人吃在。’僧转身云：‘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。’

乌臼和尚还要再检验检验他，便说：‘原来冤枉棒也有人吃啊！’只有懵懵懂懂的汉才吃屈棒，挨了棒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僧若没有下文，就说明他不是明眼人。他若有下文，也就把他引回来了。这僧善能转身吐气，也不与乌臼和尚争论，只是轻轻地转身说：‘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。’因为你是这里的祖师，纵夺、 杀活的权柄在你手里，所以任你摆布啊。言外之意：若我们俩换换位置，你也不得不吃屈棒。

臼云：‘汝若要，山僧回与汝。’僧近前夺臼手中棒，打臼三下。

乌臼和尚是‘大作家’，敢向虎口里横身，敢于横身让他咬，便说：‘你如果想要杓柄，我就把这根棒回送给你。你不

是说因为杓柄在我手里，你才不得不吃屈棒么。那好，我就把杓柄送给你，看你如何处置。这僧倒也不客气，你送给我，我也善用。便夺过乌臼手中的棒，打了乌臼三下。这叫‘宾主互换’，本来乌臼和尚是主、定州来僧是宾，现在来僧是主、乌臼是宾了。若不是乌臼和尚这样的大作家，也不敢轻易地把棒送给客人。若不是定州来僧这样的明眼人，也不敢贸然地夺棒打山主。

臼云：‘屈棒！屈棒！’僧云：‘有人吃在。’

乌臼和尚挨了棒，便说：‘屈棒！屈棒！’你这是棒头无眼瞎打人，你行棒行的是屈棒。定州来僧说：‘有人吃在。’你说屈棒，就有落处，有落处就该吃棒。打你打得正好，并不冤枉。

臼云：‘草草打著个汉。’僧便礼拜。

乌臼和尚说：‘草草打著个汉。’今天碰上了一个汉子，打中了一个明眼人。这是说乌臼打来僧打中了，还是来僧打乌臼打中了呢？无论谁打中谁，都是乌臼和尚自己赞扬自己。我若无眼，岂能打中你这个明眼人么？你若是个懵懂汉，我纵然道眼通明，也是‘双失’。幸好你不是懵懂汉，敢于夺棒打我，你也是打中了一个明眼人。

定州来僧的礼拜却并非‘平展’、并非‘放过’，这一招最毒，所谓‘陷虎之机’者是也。你是个能打中明眼人的大善知识啊，这就有落处了，你露出这么明显的破绽，我正好在这痒处挠一挠：你是善知识，我向你礼拜了。这时乌臼和尚若‘据坐’——稳稳地坐著受礼，那就被这僧顶死了。不要忘了现在杓柄在这僧手里。

臼云：‘和尚却恁么去也。’僧大笑而出。

乌臼和尚自有转身之处，却称这僧为‘和尚’。在丛林里，和尚这个称呼不是随便谁都能承当的，只有主持道场的大祖师才担当得起。你向我礼拜，想借机顶死我啊，我能识破你的机锋。现在杓柄还在你手里，你却向我礼拜，就恁么去了么？

定州来僧大笑而出，这才是‘平展’、才是‘放过’。你的机锋我知道，我的机锋你也知道，这多么好笑啊！这个道场是你的，正应该你坐，你当之无愧。现在我把杓柄还给你，我还是出去的好。大笑而出——正好圆了这个公案。

臼云：‘消得恁么！消得恁么！’

《证道歌》云：‘四事供养敢辞劳，万两黄金亦消得’。消得，就是消受得了。若消受得了，‘了则业障本来空’；若消受不了，‘未了应须还宿债’！大祖师可不是轻易能打的，若‘消不得’，打大祖师罪过弥天！现举一则‘消不得’的公案：

慈照蕴聪禅师，得法于首山省念，是临济宗的硕德。在他住持襄州的石门道场时，襄州太守为泄私愤，把他抓去鞭打、羞辱了一番。放出后，众僧出寺迎接，在路上相遇。首座赶向前，问讯说：‘太守无辜屈辱和尚如此……’慈照禅师以手指地，说：‘平地起骨堆！’意思是：本来没事，是他故意找茬。谁知随禅师所指之处，平地竟涌起一堆土。太守听到了平地涌土之事，心惊肉跳，但却不知忏悔，竟派人把那堆土铲平。铲平后不久，土又涌出，与未铲前一样。后来，太守全家都在襄州惨死，这样的报应也不过才是‘华报’，死后的‘果报’惨不忍言也！

乌臼和尚称赞定州来僧‘消得恁么’，不仅仅是称赞这僧，同时也是自赞：我若不是能看清对方，岂敢轻易地就把杓柄与他。纵观坐道场的大善知识，有几个敢像我这样在虎口里横身让他咬！这则公案就到这里。下面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：

呼即易、遣即难，互换机锋仔细看。

有人善于弄蛇，吹一种叫做‘瓢子’的东西，发出特殊的声音，就把蛇呼来了。呼来容易，要把它们遣走，可就难了。必须是行家里手，具有遣蛇的手段，才能把它们遣走。俗话说：‘请神容易送神难’。我这次来温州，在船上遇到一个人，他说他爸爸也是个修道的。我问他：‘你爸爸修什么道？’他说：‘画一道灵符，请什么神，什么神就到。’（原来是个外道）有一次请来一个孙悟空，有人从门口经过，不由自主地进来就翻跟头，一直翻，翻个不停。这样不行啊，把孙悟空送走吧，却又送不走。他爸爸吓坏了，从那以后没敢再请。后来，他爸爸的师父说：请来办完事情就要送走，把孙悟空的师父请来，孙悟空就走了。孙悟空的师父是须菩提，画一道须菩提的灵符，一烧就能送走孙悟空。诸位，这些都是精灵鬼妖，假托孙悟空、须菩提之名，却也是‘呼即易、遣即难’啊。佛菩萨的名号，它们也敢假冒。不能相信它们。

‘呼即易、遣即难’，是比喻将棒给他容易，想夺回杓柄、把他遣走，可就难了。

‘互换机锋仔细看’。互换机锋，就是‘宾主互换’的机锋。你看他们俩：一下子乌臼是主、来僧是宾：一下子来僧是主、乌臼是宾。个个都是转辘辘的，如水上葫芦，按著便转。‘仔细看’，我们要看仔细哟！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起用的，从这里学习学习，以免以后被问倒。比如，卖油滋的婆子问德山（见第四则‘德山挟复问答’）：‘金刚经云：过去心不可得、现在心不可得、 未来心不可得。上座欲点哪个心？’该怎么答呀？你们说说看。（有人答道：不知。）不知？不知就不能吃点心！老婆婆已经讲了：‘尔若答得，布施油滋作点心：若答不得，别处买去。’若答‘不知’，还不如直接到别处去买。答语应该‘函盖相投’，就像盒子和盒盖子，扣上恰好。若驴头不对马嘴，就是‘函盖不投’。既然三心均不可得，自当一体同观。当婆子问‘欲点哪个心’时，可以轻轻地答她：‘你知我也知，不能告诉他人知。’此后，婆子不能说她不知。她若说不知，即刻给她一句：‘将谓将谓！原来原来！’她也不能说知，般若无知故。婆子要布施，德山是受施者。 受施者若灵利，布施者始终是宾。证到自性之后，机锋对答只是妙用，就看你是否机灵了。有人问你，你想一想再答就不行。如果心里真是空荡荡的、真的没有东西，答语即口就来，用不著思考。当然，起用也有一个学习、锻炼的过程。我们面前的这个‘互换机锋’的公案，诸位要‘仔细看’了。

劫石固来犹可坏，沧溟深处立须干。

什么叫‘劫石’啊？劫，是佛教里的时间单位。一劫是多长时间？可以用这块‘劫石’来计算。劫石是一块异常坚固的石头，厚度一由旬（一由旬等于四十里），长和宽都是八万四千由旬，这比我们的地球大多了。每隔五百年，有天人下来，用他们的衣袖在劫石上拂一下，直到把这块坚固的大石拂尽——磨得没有了。天人的衣服很轻柔，重量只有六铢。二十四铢等于一两，四件天衣才有一两重。用这么轻柔的衣袖，五百年才拂一次，将一块比地球大得多的劫石磨光，所须时间之长还能想像得出么？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一劫，谓之‘轻衣拂石劫’。

‘劫石固来犹可坏’，劫石虽然坚固，还是可以被轻柔的六铢天衣磨光，还是会坏掉。但乌臼和尚与定州来僧‘宾主互换’的机锋，你却无论如何无法摧坏，千古万古也不能穷尽。机就是佛性，锋就是妙用，这是佛性的大机大用，怎么会损坏呢？‘沧溟深处立须干’。沧溟，就是茫茫的大海。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 沧沧茫茫，渺渺溟溟，无边无际，辽阔弥远。寻常人到了这里，就要被淹没掉。但是乌臼和尚与定州来僧，如果到这大海里站立，海水也须干涸。这是用劫石和大海作比喻，赞叹两人‘宾主互换’的机锋。这一句明显是‘褒’，下面一

句看来是‘贬’，但骨子里更是进一步赞叹：乌臼老和定州僧真是一代精英、杰出的高僧。

乌臼老，乌臼老，几何般？与他杓柄太无端！

乌臼老、乌臼老啊！你这是从何说起呢？你有多大的本领啊？你怎么敢把杓柄给与他人呢！你这样做太轻率、太不对、太无端了。这根柱杖子，三世诸佛也用，历代祖师也用。用它来打掉学人的执著、粘滞，使学人荐取自家本来面目。你怎么能把这个轻易给人呢？幸亏定州来僧晓得‘平展’，只轻轻地打了你三下。

纵或遇到一个鲁莽的汉子，虚空里揣骨、平地上起雷，把柱杖子交到他手，他跟你胡搅蛮缠，乌臼老也能轻易地转危为安、化险为夷，以作家自有出身之路故。

一般说来，当然不能轻易把柱杖子交付他人。然而，我们做事情要看物件，要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。是法器，就交付：不是法器，就不交付。乌臼和尚道眼通明，看准了对方，大胆地把杓柄与他，才演出了这场千古绝唱。如果当交付而不交付，缩手缩脚，这公案的后半段就没有了。‘呼即易、遣即难，互换机锋仔细看。’雪窦禅师不就是从这里看出精彩来的吗？‘劫石固来犹可坏，沧溟深处立须干’！

第七十六则　丹霞问僧具眼

邓州丹霞天然禅师，是唐代著名的大禅德。他出生于哪年、俗家姓什么，灯录中缺乏记载，所以圜悟勤祖师说他‘不知何许人’。丹霞禅师年轻时是学儒的，饱读五经四书，通达孔孟之道。有一天，他要去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在路途中的旅店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房间里充满白光。他找了一个‘占者’（也就是算命先生）给他解这‘白光满室’之梦预兆著什么吉凶祸福。占者告诉他，这是‘解空之祥’。祥，就是吉祥。这个梦是好梦，是吉兆。什么吉兆啊？‘解空’的吉兆。解空，就是能够悟解、能够透彻佛门的大乘空义。这无异告诉他，如果他修学佛法，一定能得大成就。他听了之后，正好遇到一个‘禅者’（也就是佛教的禅宗学人）。禅者问他：‘仁者何往？’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？他答：‘选官去。’去参加科举考试，考中了就可以应选补缺而做官。禅者说：‘选官何如选佛！’做官怎么能比得上做佛呢？做官只是一时的功名显赫，只是过眼云烟，不能长存于世。修道成佛则能够亘今古而常存、历沧桑而不变。做官必须是为了治理好国家、为了百姓的安宁幸福、为了国富民强竭尽才智，才算得上是个好官。虽然如此，也不能利益多少人，不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利益。

这与修道成佛对众生的利益，是远不能相比的。一旦修行成佛，就能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并且‘皆令入无余涅而灭度之’，让他们都能彻底解脱、永离生死苦海。所以‘选官何如选佛’呢？做官需要‘选’，学佛也需要‘选’，都需要挑选、选择，优中选优。佛教的修行道场就是选佛场，‘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及第归。’看谁用功精进不懈，看谁能修得心空无住，谁就能应选而做佛，谁就能开悟成道，这是要选一选的。所以，大家修法须勇猛精进，不可懈怠。假如求得了修行方法，就那么游游泛泛、懒懒散散的，今天修修、明天停停，这样怎么能成道呢？道场是选佛场，你不用功，就要落选。要努力上进，真正证到心空无住，才堪中选。

丹霞在旅店里忽梦白光满室，听了占者‘解空之祥’的解释，又受了禅者‘选官何如选佛’之激励，非常感动，当下便决定抛弃仕途，学佛修道。他问禅者：‘选佛当往何所？’要学佛修道应当往什么地方去啊？禅者说：‘今江西马大师出世，是选佛之场，仁者可往。’现今马祖大师出世，在江西说法度众。马大师是当今的大禅德，他的道场就是选佛场，你可以到他那里去。丹霞毫不犹豫，便直奔江西，赶往马大师的道场。他见到马大师，却不说话，而是用两手托著襆头脚，让马大师看。襆头是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，襆头脚就是襆头包在头上的折角处。一般人初来乍到，总要先介绍自己是谁，从什么地方来，来干什么。丹霞就不这样，才见马大师，就以两手托襆头脚，已显露出‘以无言显有言’凌厉直捷的禅风。纵观丹霞的学道因缘，那‘白光满室’之梦、那占者、禅者之遇，固然可以说是佛菩萨点化他。而他一点就醒、一拨便转，毅然抛弃仕途，那干净利落、毫不拖泥带水的风格，岂不是再来人的作略么！

马大师仔细地打量著这个两手托襆头脚的年轻人，看出他与石头禅师对机，便对他说：‘吾非汝师。南岳石头处去。’六祖以后，禅宗分灯，辗转相传，是从青原行思、南岳怀让这两支传承延续下来的。行思禅师、怀让禅师都是六祖的弟子。石头希迁禅师嗣法青原行思，马祖道一禅师嗣法南岳怀让。石头禅师机锋峻拔，往往使人摸不著边际，而马大师的禅风则比较平缓。悟道各有各的机缘，适合峻拔的便以峻拔的手段接引，适合平缓的便以平缓的手段接引。丹霞与石头对机，而大名鼎鼎的庞蕴居士却与马大师对机。庞居士一开始是跟石头学禅，他问石头禅师：‘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？’一切事物都是法，一切事物都有相。不与这些有相的东西为伴侣，即是超越万法。这是什么人的境界呢？这一问相当高深，够绝对的。石头禅师听到他这么问，就用手捂住他的嘴。这说不出话的是谁？！有语言就有思维，落入语言、落入思维就不是了。庞居士经石头禅师一捂，豁然有省，但还不彻。后来，庞居士又去

参问马大师，还是那个问题（若彻就不须再问了）‘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？’马大师说：‘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’西江是江西省的一条大河。等你一口能把西江水吸干的时候，我才告诉你。你若不能一口吸尽西江水，我就不告诉你。这是不落语言的啊，一说出来，就不是了。庞居士言下大悟，立时了彻，顿领玄旨。悟后再起妙用，那就不止是一口吸尽西江水了，‘沧溟深处立须干’啊！

神迹卓著的五台隐峰禅师，俗姓邓，灯录上称他邓隐峰，是马祖的弟子。他早年跟马祖学禅的时候，也想去参问石头。马祖告诉他：‘石头路滑！’石头禅师机锋峻拔，你未必能摸得著边际，会滑倒你的。邓隐峰说：‘竿木随身，逢场作戏。’他还满不在乎。来到石头那里，他绕著石头的禅座转了一圈，顿了顿手里的锡杖，问石头：‘是何宗旨？’石头说：‘苍天！苍天！’邓隐峰摸不著头脑，跑回来问马祖。马祖说：‘汝更去问，待他有答，汝便嘘两声。’邓隐峰又跑到石头那里，跟前次一样，转一圈，顿顿锡杖‘是何宗旨？’石头禅师这次不答苍天，抢先向他嘘了两声。邓隐峰不能再嘘了，又跑回来问马祖。马祖说：‘向汝道，石头路滑！’我早就告诉过你，石头路滑，他比你先下手，他的机锋急得很，你未必能对机。邓隐峰与石头不对机，而丹霞却正好与石头对机。所以马祖不赞同邓隐峰参问石头，却指示丹霞到石头禅师那里去。马大师堪称善观机缘啊！

丹霞到了石头禅师那里，还是以两手托襆头脚。石头禅师说：‘著槽厂去。’当年六祖初见五祖，五祖也是说‘著槽厂去’，于是六祖便到后院破柴踏碓。丹霞听石头禅师这么讲，便行礼致谢，从此随大众过起了农禅生活。就这样住了三年，丹霞悟道了。有一天，石头禅师对大家说：‘来日铲佛殿前草。’第二天，大众都找出锹、锄等工具，准备铲草。只有丹霞禅师与众不同，他端来一盆水，洗净了头，来到石头禅师面前跪下了。原来‘铲殿前草’是指剃去头发啊，要给他们剃度。丹霞识得石头禅师的机锋。石头禅师见他这样，笑逐颜开，便给他剃发，度他为僧。随后又为他说戒，丹霞‘掩耳而出’，他捂著耳朵不听，出门跑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丹霞机锋峻峭，壁立千仞，当初以两手托襆头脚已显端倪。此时若说‘我无贪嗔痴，何用戒定慧！’那便成了说教，不是禅机了。丹霞禅师掩耳而出，正是禅师的作略，省却多少言语，正是无言胜有言。诸位，我们各人问问自己：还有贪嗔痴在吗？若说有，性本不垢不净，何来贪嗔痴？若说无，佛又为何教修戒定慧呢？请在这里下一语。（良久），若忽有人喝一声、掩耳而出，吾则哈哈一笑、下座。

丹霞这一跑，又跑到江西马大师那里。他也不先去参拜马祖，就跑到僧堂里。僧堂供有圣僧—罗汉僧的塑像，丹霞骑在圣僧像的脖子上，坐在那里。众僧都大吃一惊，这人怎么这样不知礼节、怎么敢在圣僧头上坐啊？便急急忙忙地去向马祖报告。马祖过来一看，说：‘我子天然。’这是我的孩子，是禅宗的子孙，佛性天真、自然合道。丹霞连忙跳下来向马大师礼拜，说：‘谢师赐法号。’谢谢师父赐给我名字，‘天然’就是我的法名，于是他就叫‘天然’了。丹霞天然禅师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

以上我们介绍了本公案之主—丹霞天然禅师，下面讲解这则公案：

丹霞问僧：‘甚处来？’僧云：‘山下来。’

有一位僧人来参丹霞，丹霞禅师问他：‘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’乍一听，这问话稀松平常，是从温州来，还是从凉州来，从什么地方来啊？其实，禅宗祖师接引学人，句句不离佛性根本义，这是问他生从何来、死往何去，问的是这个来处。这僧的回答也颇似个明眼人，他不说来的地名，是沙马界、还是五马河。而回答：‘从山下来。’这答语还像回事，好像是个‘作家’，好像是要‘验主’，检验一下主家是否道眼通明。若主家道眼不明，还真是难以抵对。然而，丹霞是极其透彻的大祖师，自有出众的手段，不会被他问倒。丹霞一听，你不通来处，好像是个‘作家’。我再考考你，看你是不是真的明眼人。丹霞要再辨一辨来僧的真假。

霞云：‘吃饭了也未？’僧云：‘吃饭了。’

丹霞问来僧：‘吃过饭了没有？’来僧说：‘吃过饭了。’坏了！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，这僧原来是个懵懂汉。但是，也不能说定，有的人就敢于故意卖个破绽，敢于横身虎口让对方咬。对方若咬不住，就不是明眼人。雪峰禅师就善用这种手段。雪峰座下有一僧，去参问灵云禅师，问灵云：‘佛未出世时如何？’灵云举起拂子。又问：‘出世后如何？’灵云还是举起拂子。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为使众生开、示、悟、入佛的知见，也就是为了使大家明心见性，明悟自心本具的真如佛性。‘佛未出世’是指尚未明心见性，‘佛出世后’是指明心见性之后。灵云答这两问都举起拂子，干净剿绝，以示‘悟’与‘不悟’不二，烘托出天真佛性在悟不增、在迷不减。扫掉了明心见性、开悟、成道等等概念上的粘著，一法不立、一丝不挂。只有如此透彻，才算得上真正明心见性。这僧却不能当下契入，无疑是粘滞在开悟、成道等概念里，不能透脱。他又跑回来了，又回到雪峰这里。雪峰说：‘返太速乎？’你回来

得也太快了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这僧说：‘某甲到彼，问佛法不契，乃回。’雪峰问他：‘汝问什么事？’这僧便将灵云怎么怎么举拂子的事说了一遍。雪峰明白了这僧的落处，对他说：‘汝问，我为汝道。’僧便问：‘佛未出世时如何？’雪峰举起拂子。僧又问：‘出世后如何？’雪峰放下拂子。有人说，雪峰答得好，举起拂子表示执著事物不放，放下拂子表示一切都能放下。这理论听来也不错，却和这僧犯的是同一种毛病。什么叫‘放下’？没有东西可放，才是真正的放下，才算透脱。还有东西可放，分明没有透脱，不算真正放下！雪峰一举一放，正挠到这僧的痒处，这僧若能当下悟去，若能像玄沙那样说一句‘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’，便可潇洒自在去也！

雪峰曾示众云：‘世界阔一尺，古镜阔一尺；世界阔一丈，古镜阔一丈。’玄沙指著火炉问雪峰：‘火炉阔多少？’雪峰答：‘如古镜阔。’玄沙说：‘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！’

‘世界阔一尺，古镜阔一尺；世界阔一丈，古镜阔一丈。’雪峰是用古镜比喻天真佛性。佛性与世界本来不二。《心经》在讲了‘色不异空、空不异色’之后，恐学人将色、空看作‘不异（相同）’的二物，紧接著说‘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’，直指不二。这里的世界、古镜也是此义，世界就是古镜、古镜就是世界。玄沙问‘火炉阔多少’是‘验主问’，看你是不是会落在古镜边，或者落在世界边。一落两边，便非不二。雪峰不惧落古镜边，迳答‘如古镜阔’。雪峰是一千五百人的大善知识。禅宗一花开五叶，共分五宗，他座下就出了云门、法眼两宗。他岂不知落在古镜边么？雪峰自有深意。雪峰的弘法手段与其师兄岩头不同。岩头善用恶辣钳锤，天下人摸索不著，谁也咬他不住，其师德山也不奈他何。雪峰却是不惧浑身落草，敢于横身让学人咬嚼。敢咬者、能咬住者，方堪传授。所以岩头说：‘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’。意思是：虽然同在德山门下打开本来（同条生。言体），启用的手段却不同（不同条死。言相、用）。雪峰不惧落古镜边，是故意卖个破绽。你问‘火炉阔多少’，可能是验主问，也可能是懵懂问。我故意落古镜边，看你能否检点得出。若检点得出，正合我意；若检点不出，那就该吃棒了。玄沙检点得出，一句‘脚跟不点地’咬个正著，不愧为雪峰的高徒也。

雪峰举拂子、放拂子，故意落在两边，也是考验这僧，看他是否检点得出。可惜这僧检点不出，还以为雪峰答得对，便礼拜。雪峰便打，打你这个糊涂人！我原是将错示你，你却检点不出。这僧挨了打，也没有弄明白，后来又去问玄沙。玄沙说：‘汝欲会么？我与汝说个喻：如人卖一片园，东西南北一时结契了也，中心树子犹属我在。’玄沙很会打比方：东西南北一时结契，比喻其他一切都能放下；中心树子犹属我在，比

喻却放不下开悟、成道等概念。这能算真的放下吗？放不下就不算开悟成道。无修才是真修，无得才是真得，无证才是真证！

丹霞问：‘吃饭了也未？’僧答：‘吃饭了。’这僧是懵懂汉呢，还是明眼人故意卖破绽？丹霞当然不会轻轻放过他。请看下文：

霞云：‘将饭来与汝吃的人，还具眼么？’僧无语。

拿饭来给你吃的那个人，长了眼睛没有？供养明眼人吃饭才好，像你这样的懵懂汉，什么都不明白。供养你吃饭（即与你说法），岂不是瞎了眼么？僧无语—这僧无话可说了。唉！真是个懵懂汉。圜悟勤祖师在此著语云：‘果然走不得。这僧若是作家，向他道：与和尚眼一般！’无语就不行了，就‘走不得’了。这僧如果是明眼人，待丹霞问‘将饭来与汝吃的人，还具眼么？’迳答他：不但具眼，而且跟你的眼一般无二！看你丹霞如何应付？尽管丹霞也不会就此罢休，那就会演出一幕堪为后人作标榜的千古绝唱。这僧却是眼眨眨地‘无语’，不是个明眼人啊。

有人说：布施乃六度之首，将饭与人吃正是行布施，还有具眼、不具眼的分别么？那好，大家来看看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是怎么讲的吧。该经第十一章云：

佛言：饭恶人百，不如饭一善人。饭善人千，不如饭一持五戒者。饭五戒者万，不如饭一须陀洹。饭百万须陀洹，不如饭一斯陀含。饭千万斯陀含，不如饭一阿那含。饭一亿阿那含，不如饭一阿罗汉。饭十亿阿罗汉，不如饭一辟支佛。饭百亿辟支佛，不如饭一三世诸佛。饭千亿三世诸佛，不如饭一无念、无住、无修、无证之者。

《四十二章经》最早传入中国，有人说它是小乘经典。上段经文中，在辟支佛与三世诸佛之间，果然没有列入大乘菩萨。然而，不管是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最后都是大白牛车。无论是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终归是一佛乘啊。‘饭恶人百’，就是将饭来与一百个恶人吃……。这段经文很容易懂，不用再作解释。那‘无念、无住、无修、无证之者’，分明已透出大乘一实相印。实相无相，无相而无不相。

下面接著看公案：

长庆问保福：‘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。为什么不具眼？’

长庆、保福、玄沙、云门等禅德，都是雪峰义存禅师的高足弟子。长庆即长庆慧棱禅师，保福即保福从展禅师，他们两个同在雪峰会下，很是相契，经常在一块讨论古人的公案。有一天，他们讨论起‘丹霞问僧具眼’这则公案来了。长庆问保福：‘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。为什么不具眼？’教下有言：‘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’这四重恩就有一重是‘报三宝恩’。三宝者，佛、法、僧也。供养僧不就是报恩吗？供养就是‘四事供养’。哪四事？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。将饭与人吃—供养出家人饮食，不正是报三宝恩吗？所以说‘报恩有分’，那为什么说不具眼呢？

长庆并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具眼，才问保福的。讨论古人的公案并不是就事论事，评价古人的是非长短。而是借公案为由，端正自己和他人的见地，以当下启开般若正眼。长庆这样问保福，是借‘丹霞问僧具眼’这则公案为话头，检验保福的见地，看一看保福是不是时时不离自性。赵州禅师曾说：‘老僧行脚时，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，此外更无别用心处。若不如是，大远在！’时时处处都不‘杂用心’，即时时处处都不离自性。如此绵密保任，长养圣胎，自得法身正住。然后法身向上，起无量无边妙用，于本来无法处开演八万四千法门，于本无众生处救度无量无边众生。

在赵州禅师一百多岁的时候，燕王、赵王并驾来到赵州道场，赵州禅师端坐不起。燕王突然问道：‘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’本来燕王是领兵来攻打赵王的，要抢赵王的地盘。有善观气象者上奏燕王：‘赵州有圣人所居，战必不胜。’于是，燕、赵二王化干戈为玉帛，在筵会上见面。燕王问赵王：‘赵之金地，上士何人？’在你所辖的这块宝贵如金的土地上，哪一位是修行成就的大菩萨啊？赵王说：‘有讲《华严经》大师，节行孤邈。若岁大旱，衔命往台山祈祷。大师未回，甘泽如泻。’燕王说：‘恐未尽善。’赵王又说：‘此去一百二十里，有赵州观音院，有禅师年腊高邈、道眼明白。’燕王说：‘此可应兆乎！’燕王却是有眼，不重祈雨灵验，却重道眼明白。他和赵王来到赵州道场，见禅师端坐不起，突发‘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’一问。这是‘验主问’，要检验一下赵州禅师是不是真的道眼明白。赵州禅师说：‘若在人王，人王中尊；若在法王，法王中尊。’这一答语活托托地显示出真如佛性—无相的法身，赵州禅师将佛性和盘托出。佛性在人王边是最最尊贵的，在法王边也是最最尊贵的，乃至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’！燕王深为叹服。从此二王均拜赵州禅师为师，执弟子礼。

其实长庆知道，若落在供养、报恩等概念里，不能‘三轮体空’，充其量也只能是换取人天福报的善行。纵能感得‘百

鸟衔花、白猿献果’，也未必就是道眼明白。他却故意问保福，目的是检验保福是不是会走作，脚跟是不是点地。

福云：‘施者、受者，二俱瞎汉！’

长庆用供养、报恩等概念来套保福，保福却自有出身之路。快哉保福，‘施者、受者，二俱瞎汉！’这一答干脆利落。施者就是‘将饭与人吃’的人，受者就是‘吃饭了’这个僧人。受者是个懵懂汉，竟眼眨眨地无语；施者却看不出他道眼不明，还供饭给他吃。他们两个都是瞎汉。要供养就供养明眼人。供养一个‘漆桶’，有什么用处？昔有婆子，搭了一个庵子，供养一位僧人在庵子里面修行达二十年之久，常教二八妙龄女子给他送饭（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乎？）。有一天，婆子交待送饭的女子，送去饭之后，抱住这个僧人，问他：‘正恁么时如何？’看他说什么。‘恁么’这个词久已传播丛林，‘正恁么时’就是佛性朗然现前之时。婆子是要考验一下这位僧人是否脚跟点地，是否还会走作，是否能透得过女色现前之境。送饭女子依令而行，这个僧人说：‘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。’二八女子抱定，好像一段枯木靠在冰冷的岩石上，丝毫也生不起欲火，就像三九严寒的冬天一样没有暖气。这僧能‘坐怀不乱’，堪称人格高尚，但修行路却走错了。他道眼不明，修的是死定。‘正恁么时’真如佛性朗照，怎么会是‘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’呢？再说，‘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’只是他自己的境界，他只管自己，面对眼前这位如此举动的女子，却不予点化，令她清醒，心里何曾有众生来？

小乘圣者，旧业已消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办，住涅城而不受后有；

大乘菩萨，深信不疑、切愿不退、力行不息，涉生死海以广度众生。

在大乘菩萨眼里，声闻、缘觉也是俗人，《楞严经》更将其列入五十种‘阴魔’之中。所以，当送饭女子回来告诉婆子之后，婆子骂这僧：‘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！’立即就把这僧赶走，并将庵子烧掉了。这位婆子却是不瞎。

长庆云：‘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’

尽其机来，就是尽机起用，所谓‘大机大用’者是也。大机就是佛性，大用就是佛性的妙用。丹霞说：‘将饭来与汝吃的人，还具眼么？’圜悟祖师在此著语云：‘虽然是倚势欺人，也是据款结案。’这僧若是个明眼人，就会抓住丹霞的‘倚势欺人’，给丹霞一拶。谁知他不是明眼人，竟然‘无语’，所

以丹霞就算是‘据款结案’了。圜悟祖师在‘无语’下著语：‘果然走不得。这僧若是作家，向他道：与和尚眼一般！’这僧若能如此，便是‘尽其机’。长庆的意思是：若这僧不是‘无语’，而是尽了佛性的大机大用，还能说是‘瞎汉’吗？

禅宗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，赤裸裸、净洒洒，一法不立，岂能立得‘尽机’？长庆不知不觉落到‘尽机’里去了。教下的供养、报恩等概念他能看清、能空却，宗下的尽机、具眼等葛藤他却看不清、空不掉了。所以，圜悟祖师在此著语云：‘识甚好恶？犹自未肯！讨什么碗？’并评论说：‘当时若是山僧，等他道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”只向他道：瞎！’若见地不彻，落在有无、是非、对错、尽机不尽机、具眼不具眼等概念里，不能超越，便大违‘不二’，那就是粘滞，就是‘犹自未肯’。若‘挂得一丝’而未肯，不知不觉地就会讨个‘碗’端端。所以圜悟勤祖师直呼其瞎！

我们下面看看保福是怎么答的。

福云：‘道我瞎得么！’

保福的意思是：不是向你说过‘施者受者，二俱瞎汉’了么！我恁么具眼，识得这些概念当体即空。我已经‘尽其机’了，你当然不应该说我瞎。像圜悟那样答一个‘瞎’字多么有力，且余味无穷。保福的答语就太软弱无力了。说话有得当、有不得当，他这一软弱，就不得当了。他是落入‘不成瞎’而不自知，他的意思是：我已经‘尽机’，而‘不成瞎’了。圜悟勤祖师在此著语云：‘两个俱是草里汉，龙头蛇尾！……。一等是作家，为什么前不构村、后不叠店？’长庆落入‘尽机’，保福落入‘不成瞎’，都已浑身落草，所以圜悟说他们都是‘草里汉’。他们两个两问两答，前一问一答很好，后一问一答却落草了。这岂不是‘龙头蛇尾’吗？然而，他们两个都是雪峰的高足弟子，都是‘作家’，都是明眼人啊！为什么到这里问也背离佛性、答也背离佛性—‘前不构村、后不叠店’呢？悟后起用，句句不能背离佛性根本义，但这大多须要一个锻炼的过程，像丹霞那样‘一下子到位’并不多见。长庆和保福常常讨论古人公案，就是在锻炼自己啊。然而，一有走作，就会被明眼人抓住，雪窦禅师就是抓住他们‘尽机不成瞎’来颂这个公案的。下面就是雪窦禅师写的颂：

尽机不成瞎，按牛头吃草！

这僧眼眨眨地‘无语’，说明他未曾荐取活泼自然的天真佛性，他当然是‘瞎汉’。你能代替他‘尽机’么？牛不吃草，

强按牛头有什么用？强按牛头，不能代替牛自己吃草。这僧是‘瞎汉’，由你来‘尽机’，也不能说是‘不成瞎’。

圆悟祖师对这句颂词评唱说：

长庆云‘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’，保福云‘道我瞎得么’，一似按牛头吃草。须是等他自吃始得，那里按他头教吃！雪窦恁么颂，自然见得丹霞意。

如何是丹霞意？可分三段来讲：

第一、问僧‘甚处来’。这是问他‘生从何来’，要验一验他的来处。答这一问，可用‘正是’、‘不可总没来处也’、‘要知来处也不难’。这三句答语，意思都一样，都是将天真佛性和盘托出。此三句就是圆悟祖师在此句下的著语。若这样答，意思已非常明确，丹霞禅师也就不用再检验他了。这僧却答‘山下来’，这就不大明确了，可能是瞒天过海，也可能是懵懂不会。所以圆悟祖师在此著语云：‘著草鞋入尔肚里过也。只是不会。’此著语道出了瞒天过海和懵懂不会两种可能。若此僧是瞒天过海、暗藏机锋，那就是‘著草鞋入尔肚里过’。若此僧是个懵懂汉，那就是‘不会’。只因这僧经不起后来的检验，所以判他‘只是不会’。圆悟祖师接著著语：‘言中有响，谙含来。知他是黄是绿。’黄喻成熟，绿喻不成熟。此僧若成熟，一句‘山下来’便是‘言中有响’，暗暗地隐含著「生从何来’的来处，并且带著引丹霞上当的钓钩。若不成熟，便是被丹霞勘破了。因为这僧后来‘无语’，所以圆悟祖师说‘知他是黄是绿’。

第二、丹霞进一步问‘吃饭了也未’。这是进一步勘验他。这僧若伶俐，便不会上当。可惜他是懵懂汉，这一问便是当头浇来的恶水了。圆悟祖师在此著语云：‘第一勺恶水浇！何必？’然后自答：‘定盘星。要知端的。’丹霞禅师何必这样问呢？这正是丹霞的稳健、细密之处，这是定盘星啊，要靠它检验来僧，以知来僧究竟如何。这僧却答‘吃饭了’，这就上当了。不过，这也说不定，如果他是故意卖个破绽，要反过来钓丹霞的话，也可以这样答。可惜他后来却眼眨眨地‘无语’，果然是个懵懂汉。所以圆悟祖师在此著语云：‘果然撞著个露柱。却被旁人穿却鼻孔。原来是个无孔铁锤。’露柱是顶梁的木桩子，无孔铁锤一不开窍。这无疑是判这僧不具眼。

第三、丹霞说：‘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具眼么。’这是丹霞浇来的第二勺恶水。若来僧是个明眼人，前两问两答仍可如上，到这里就抓住了丹霞的把柄—你还有‘具眼’在，这分明是没有扫除‘悟’迹！所以，圆悟祖师在‘虽然是倚势欺人，

也是据款结案’之后接著著语：‘当时好掀倒禅床！无端作什么？’如果这僧当时真的掀倒禅床，丹霞也不会就此罢休，他可能拈拄杖便打。明眼人也不会怕他的拄杖，便会顺手接住。然后两人就会像临济、麻谷那样‘相捉入方丈’。不仅两人当时便会心地哈哈大笑，也为后人留下一段颇具启迪意义的千古绝唱。可惜这僧‘无语’，骂他‘不具眼’，冤枉乎！

‘恁么颂，自然见得丹霞意’，丹霞机锋峻峭，丹霞意不是那么容易见的。圜悟祖师‘见得丹霞意’之语，是对雪窦禅师的极高评价。

下面接著看雪窦颂：

四七二三诸祖师，宝器持来成过咎。

‘四七’二十八，是指从第一代祖师迦叶尊者到第二十八代祖师达摩尊者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西天的二十八代一脉真传。‘二三’得六，是指从初祖达摩大师到六祖慧能大师，这是佛法在东土的六代正法眼藏。四七二三诸祖师，泛指佛教正宗—禅宗的历代明眼大祖师。

宝器，是指‘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’之法宝，这是无上的顿悟法门。过咎，就是错误。佛祖递代相传，传来顿悟之宝器，为什么反倒成了过咎呢？我们来看看圜悟祖师对这句颂词的评唱：

不唯只带累长庆，乃至西天二十八祖、此土六祖，一时埋没。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一大藏教，末后唯传这个宝器。永嘉道：‘不是标形虚事褫，如来宝杖亲踪迹。’若作保福见解，宝器持来，都成过咎。

长庆云：‘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’保福若用一个‘瞎’字作答，干净剿绝。一法不立，这才是真正的自肯。烘托得长庆的问话也并不落入‘尽机’，而成为检验对方之语。保福竟答：‘道我瞎得么？’浑身落草，落入‘不成瞎’，带累得长庆也落入‘尽机’。这不仅仅只带累长庆一人，就连西天二十八代祖师、东土六代祖师，统统都给埋没掉了，因为这无上大法是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释迦世尊应化人间，传佛心印。说法四十九年、谈经三百余会，横说竖说葛藤说，都是烘云托月，都没有说到这摩尼宝珠本身。最后灵山一会，世尊拈花、迦叶微笑，才传下来这‘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’的摩尼宝珠。宝珠在什么地方？告诉你：就在这里！他们代代相传，持来宝器，反倒成了过咎，都是因为后代子孙不肖，这怎不令人痛心

疾首！圜悟祖师著语云：‘尽大地人换手捶胸。还我拄杖来！带累山僧也出头不得。’

诸位，如果我们表现不好，就会带累先祖。我们是释迦佛的子孙，必须‘行也端、语也端’，我们的言语、行为非常重要。我们应该时时处处正直无私，说话句句不离佛性根本义，做事无为而无不为，胸怀坦荡，光明正大，真实而不虚伪，这样人家就不会诽谤我们了。不但不会带累先祖，而且能使先祖传下来的无上大法发扬光大。现在有些人自命为佛教徒，榜样做得不好，以致招引来这样一句不好听的话：‘要找黑心人，吃素道里寻。’罪过，罪过！带累佛祖啊！

过咎深，无处寻，天上人间同陆沈！

过咎若浅，也许有救。如果过咎甚深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还往哪里寻找佛性啊！慢说不能荐取佛性、不能解脱，就连人天福报也给埋没掉了—天上人间同陆沈！然而，若论称扬祖师大事，人天福报也是过咎。

如何才能无过？请看圜悟祖师的评唱：

这个与尔说不得，但去静坐，向他句中点检看。既是过咎深，因什么却无处寻？此非小过也，将祖师大事，一齐于陆地上平沈却。

何止是埋没了人天福报，连同祖师大事，也‘一齐于陆地上平沈却’了。这样的过咎还算浅么！故云：‘此非小过也’。然而，既然是‘过咎深’，为什么还说‘无处寻’呢？这不单单是说无处寻找佛性，你向什么处寻找‘过咎’呢？所以，‘这个与尔说不得，但去静坐，向他句中点检看。’我们就来看看圜悟祖师是如何向句中点检的。他在‘过咎深’下著语：‘可杀深！天下衲僧跳不出。’紧接著笔锋一转，反问：‘且道深多少？’诸位，我们在这里能否也翻身一转，从‘跳不出’处跳出来呢？如若不然，那就接著往下看。圜悟祖师在‘无处寻’下著语：‘在尔脚跟下！摸索不著。’这是点拨当机学人：在脚跟下的是什么？既然在脚跟下，为什么摸索不著？如果刚才你能翻身跳出，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。若跳不出，那就肯定是死在句下了。所以，圜悟祖师又在‘天上人间同陆沈’下著语：‘天下衲僧一坑埋却！还有活的人么？’圜悟祖师婆心太切，至此仍不肯休去，还要再次点拨：‘放过一著。苍天苍天！’祖师说什么，学人粘著什么，那是学人对境粘心的习气太深了。你能‘放过一著’，从脚跟下、从切近处荐取么？若能荐取，苍天苍天，原来如此！若不能荐取，苍天苍天，可怜可怜！

《证道歌》云：‘在欲行禅知见力，火中生莲终不坏。勇施犯重悟无生，早时成佛于今在。狮子吼，无畏说，深嗟懵懂顽皮靼。祇知犯重障菩提，不见如来开秘诀。有二比丘犯淫杀，波离荧光增罪结。维摩大士顿除疑，犹如赫日消霜雪。’至此，诸位能够放过一著、翻身跳出、荐取不疑么？！

（良久。拍案一下）苍天！苍天！